



左  
繡  
十二  
十三

成

三十七  
三

服部文庫  
117  
195  
7





117  
195  
7



錢塘 馮李驊天閑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德與阜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允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篆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 馮李驊天閑增訂

成公上第十二

公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民立  
政曰成。在位十八年魯世家  
云母穆姜釋例以為宜元年夫人婦姜至至此  
始十八年而成二年公子公衡已堪為質則成  
公未必穆姜所生按古人生子或早  
為質又不必年長世家說可信也

(經) 辛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

春秋左傳

卷上 成公



宣公。無。○無冰。二月而無冰。書冬溫。○三月作丘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甸繩證反。正字通云：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以甸為名。古甸乘同也。正義曰：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備齊難暫為之，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築城備難，非時不譏，而此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頌，公車千乘，昭公之蒐，革車千乘，本足拒敵，而又重斂，故譏之。補正曰：周制四丘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丘出甸賦驟。○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增三倍恐未必然。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戎別種，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抗，故以自敗。

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冬十月，書秋從告。茅戎，史記三傳皆作賀戎。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邾垂之役，魯嘉處瑕，故謂之瑕嘉。

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為平戎。劉康公徼戎。

將遂伐之。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正義曰：單使來平，不足伐也，欲伐其國耳。以未平之日，設備禦周，今既平矣，戎必無備，故下云遂伐茅戎。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內史。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

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徐國。

一使人平戎，一使人拜成，起手寫得鄭重，便見盟不可背，而大國不可欺矣。叔服語言簡而理足。

三層都用雙承順接，不作倒換筆法，左氏又無不可也。



氏茅戎之別也

○為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

○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秋乃書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

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

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同共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

也為二年齊侯伐我傳

此等處殊恨太簡其簡之故則固有在也詳見會首止條  
提筆陡然點齊楚偏不點晉字留于宣叔口中叙出而齊楚同我便見晉盟無益小小處皆有筆意也  
前後三節本一串事中間夾入此節亦見王日告敗正使宗周人人自危

一行中我字說兩番晉字說三番齊楚說四番不知費幾許葛藤註脚却只用一同字簡樸極矣以我為主齊楚為賓晉乃批來伴說不重也齊楚又重在齊跟上為齊說說來故中間兩對着一雖字作側勢煞甚細心

經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部○夏四月丙戌衛孫良

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

續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六月癸酉季孫行

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

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魯乞師于晉而不以

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

于國備于禮成為卿故也鞏齊地○鞏音安林書魯

四卿是各自為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

家之勢成矣○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



佐盟于袁婁

穀梁曰：率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林：楚屈完來盟于師，齊桓公退師。

而後盟于名陵，修禮于楚也。齊侯使國佐如師，晉卻克進師而後盟于袁婁，不禮于齊也。夫以齊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大夫敢為之，甚矣鞏戰之忿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未盟而赴以名。○林：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

○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子重不書，不親伐。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子蜀、夫皆無氏族而書。○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公子自嬰、齊始。

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郕人鄆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卿。

傳曰：卿不書，置盟也。然則楚卿于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

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人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膊，普各反。

正義曰：去衣磔之，方言云：膊，曝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此亦叙議各自成文，與斷道篇同。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也。故夫子天前言將謂君何，猶知有君也。

此平齊之機也。龍人失之，豈恃備而思逞耶？無端着一嬖字，以下筆筆出色寫一嬖字，博克亦全力。



亦即以君之所司論其名器假人之失  
首尾相應蓋事截而文自聯矣 國家  
從之亦與前國卿三句應而用筆自有  
頓主輕重之別

夏五經闕文夏有傳闕文郭公經訛字  
閏月傳訛字無獨必有對也

點清上事領起下文以結筆為提筆又  
一起法 據此句則仲叔于奚上文未

曾明叙且告車來甚衆蓋只作虛寫之  
筆留于下截點出也須知  
詳文意不但夏有下有闕文即我此乃  
止乃止二字與下齊師乃止對我此下  
亦有闕文且告車來甚衆句係在齊一  
邊語故下接曰齊師乃止是此句上亦  
有闕文也舊註俱欠明

齊魯之會

卷二

齊伐魯還相遇于衛地良夫孫林父  
石子欲還孫子

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言無以答君 若

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  
新築戰

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  
成子石稷也

孫良夫復欲戰故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  
義曰

子者指斥孫子其言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  
隕見

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  
新築

孫桓子故並齊師乃止次于鞫居  
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

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于奚守新既衛人賞之

以邑賞于辭請曲縣  
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  
諸侯軒縣闕南方王肅云軒

縣曲一面故繁纓以朝許之  
繁纓馬飾皆仲尼聞之

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器車

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  
名位不愆信以守器動不

則車服器以藏禮  
車服所以禮以行義尊卑有禮

以生利得其宜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  
則利生人命云温公以分晉首通鑑以此

人政也政亾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春秋左傳

卷二 成公

五



此篇在予之石，窮截上半以救魯衛而戰，下半以聽魯衛而盟，皆以晉為主。而

上半處處寫齊君意氣之不弱，下半句句見齊臣詞氣之不撓，讀之使人神王。覺死灰中有生氣，此全篇章法一綫之妙也。

以晉為主何故？上半敘事，下半議論，都注意在齊蓋。蓋戰為卻克憤兵，雖勝亦倖，但以霸國故不用明刺，只將齊一邊理直氣壯描寫十分精彩，以為反映而起手兼光收消榮耀，不過替他裝點門面，以成一篇主腦。而神理則別有在也。左氏最是暗藏手法，處使人玩味不窮，以為故意瞞人，則失之矣。

韓濮鄆鄆四大戰，都有斷結，此獨無斷語者，蓋既不便也，又不當贅他則，即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

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

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卻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

人。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衛，有先君之明與

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之役使請

八百乘許之。六萬人。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范文子

樂書將下軍。代趙。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

晉師，且道之。往逆晉師，且為向導。季文子帥師會之。

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

之矣。卻子使遽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

受謗。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

靡笄，山名。靡如。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

邑，不腆敝賦，請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

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

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與師淹于君地。與衆

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

也。」



事一邊收一邊起恰好在中間接連作轉

首節次節一請賦一請戰詩賦則八百

分明不免自危詩戰則請朝分明不消

量敵一狗師一狗壘狗師則曰分勝自

分與人同非狗壘則曰費勇直將與人

共功只此兩節便有綿針泥刺筆法在

也三節四節一是晉幾敗而倖勝却從

齊侯奮勇叙入一是齊幾獲而得免卻

從韓厥微夢叙入前以不介馬而馳馬

逸不能止相映成趣見并轡者之馬首

是瞻全屬驂結者之姿喪其馬後以中

御而從與與公易位相映成趣見左右

之繼之賴有死父不若華泉之下之賴

有生臣此兩節詞極參差意極整齊此

類而觀支情絕世筆末節已成抽尾而

見保者而勉之自反無愧居然雖敗猶

榮辟女子而禮之婦人知兵從此同仇

可作以此求上落下譬如連山複嶺苦

斷若續中有靈氣往來也其不為之拍

案叫絕也哉

朝食上  
諸本有後  
字

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

晉師築石以投人築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

者所獲也繫桑本焉以狗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

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鞏邴夏御

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綏為右齊侯

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不介馬而馳之

御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

而擊鼓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

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

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色緩曰自

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

已推車推昌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

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撥甲執兵固即死也撥貫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

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卻克車枹音浮鼓槌也本

亦作桴解張自己并轡代卻克鼓

左編

春秋左傳

卷七

七



木即伏于不介而馳的兩番分級自然  
聯絡為一矣

也林註卻克聞張侯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之言乃并轡援袍謬注山名正字通不讀如跌蓋因華附而此擬之  
補正曰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韓

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

侯若中代御者自非元帥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

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

車下越隊能射其右斃于車中蔡母張喪車從韓厥曰

請寓乘引不且為丑父易位也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

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僂定其右僂俯也右

被射什車中故俯安僂之僂音勉正義曰言此

者為下止父與公易位由厥之俯張又助厥定右故

並不見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將及華泉驂絙于木而

止驂馬丑父寢于轡中轡士車轡仕產仕諫二反

棧車考工記棧車欲弁弁者上狹下闊轡棧音義同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

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欲為右

下敢言接上文韓厥執繫馬前繫馬絆也執之再拜稽首奉

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

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二國救請不下臣不幸



中御易位。大家更換攝官。取飲大家。詭  
竊韓厥。丑父一對空頭。而御者君子。齊  
人却認得出。泰。蔣如。豈。晉人却認不出。  
又晉之不若齊也。寫來絕妙。

并。響。接。抱。此。不。是。寫。張。侯。正。是。寫。御。克。  
非。此。人。則。事。未。可。知。在。思。免。君。亦。不。是。  
寫。丑。父。正。是。寫。齊。侯。有。此。人。故。敗。而。不。  
辱。此。皆。穿。鑿。之。妙。殆。然。不。得。

按每出齊師正義曰每出之文別自為義  
不計上之三出

前叙鞏之戰後叙袁婁之盟此段似乎  
無着卻不知正兩截夾縫中結上起下  
着精神處蓋以一女子而居然有親上  
死長之意此齊之所以雖敗而意氣不  
屈不撓也救免字承上作波而以女子  
為君母作引以君與吾父云云為魯衛  
死心親暱作伏筆史家往往于閒處着  
精神而正意因以益明此其一矣

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屬適也且懼奔辟而秦兩君臣辱

戎士或曰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

扶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辟音避服氏

反言欲以已不敢攝丑父使

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在車宛莜為右載齊侯

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

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御子曰人不

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

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

卒狄卒者狄人從晉出其眾以帥屬退者遂入狄

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

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勉勵其守者

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女子曰君免乎

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曰苟君與

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乃奔走辟齊侯以為有

禮先問君後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

禮問父故也



下牛篇又須另用提挈靡磨與地伏得  
寶得地藉口兩節文字不可一轉先領  
婦人後半段文字晉人語開出前半段  
文字起三句則照後委委又承上自徐  
闕入入字以起結對寫作聯絲也妙極

開口蕭同叔子便寫出此載單為婦人  
一笑而來在卻子其一時逞志卻不料  
左氏即借作干載爰書也武人刀何似  
文人筆耶  
明是齊侯之母卻自覺言重暗暗使乖  
弄巧媚人偏一直揭破偏再我一筆晉

君之母便使他更開口放肆不得辣甚  
快甚

三段都引詩極談言微由之致 前後  
兩詩引在吾子云云之後中一詩引在  
今吾子云云之前必要倒換不作印板  
章法  
兩對後總一筆作束即從此又生出一  
段文字與上兩段兩分一合兩實一虛  
前偶後奇作三扇文格花板為活以散  
作整絕妙局法

璧子之石竈

石竈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竈。竈力救反一力到反。按力救從兩力

到從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

丘與馬陘皆齊邑

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

媚人國佐也。甌玉甌皆滅所得。媚美異

反甌魚輦反又彥言二音甌子孕慈陵二反。鄭眾

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

蕭同叔子為質

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而使

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有大命

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

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者又能以孝道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

也乎

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

已唯吾子戎車是利

非戎車之利也若盡東其畝則無縱橫相衝但一直



向東河以長。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

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關。四王之王

也。禹湯有筆作態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夏伯

鄭玄云。勤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也。勤而撫之以

彼王命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也。疆竟

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故百祿來聚。道聚也。子實

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爲。不然。不見

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

末段忽然一轉。文情動宕。全在反掉。得  
應不可則聽客一層。卻併齊侯使賂一  
番辭令都倒補出來。畏君威不敢愛故

意寫作十分低頭伏小。以反跌。又不  
許之。堪腔太過。而今之不復能耐。也是  
爲空靈恣肆之文。

寫到後半。忽將前半篇請戰兩番文字  
都照應轉求。可見天孫雲錦。只是一氣  
織成也。三寸鐵管。其麗密乃至于此。

已說到背城借一矣。忽用幸不幸。歸到  
賂齊上。只作好看。周旋語掉。弄筆頭。並  
非認真搖尾乞憐。辭氣到底不軟弱。

齊疾我矣。不但爲媚人。一篇議論。添毫  
直併爲前半篇許多敘事點睛。必讀評

文帶喜色者。須徹底帶喜色。文帶怒色  
者。須徹底帶怒色。良爲妙解。然只說得  
國佐妙文于左氏尚遺卻一半也。  
兩爲晉衛請。繳應救魯衛。賜路受服。并

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爲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曲。

也。震仍用吾子作頓跌與上三段相配章法乃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

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

燼。燼火。背城借一。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

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

即幸而勝。亦從。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卻。其死亾者

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

其國寶。謂龜。齊歸。而紆于難。齊服則難緩。我亦得地。所侵。紆音紆。



暗映城濮句。設色無一筆不照顧。精細絕人。

前半叙許多事。後半只國佐一篇文字。如何配搭得來。文字分對兩項。後又總說一遍。正說後又反說一遍。于本文前則特寫齊侯發怒于後。又併詳魯衛之請。晉人之對。皆加意寫作。漫至之筆。以與前半適稱也。其不奉為謀篇之著蔡矣乎。

俞選運修賦取龍及新築為一篇云。先叙魯衛被兵之故。再叙晉救魯衛。方有頭緒。若刪去前半。令讀者不知所謂此言。足以正諸家之失矣。

汪環谷曰。齊桓末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夫出矣。而未嘗盟會也。晉文末年。翟泉之盟。以諸侯

之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矣。而非征伐也。今此魯以四卿帥師會。而國之十卿與衛曹之卿大夫。敗齊侯于臺。又盟齊國。佐于哀婁。而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後晉以復霸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城。虎牢。盟陳。袁倚。征伐會盟。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矣。翟泉之大夫。既稱人。此不勝。則從同也。

厚葬總提。分寫六句。都為惑字。後字伏案。斷語兩君字。兩臣字。與不臣呼應。法簡而理嚴。

厚葬用殉。等自是宋公遺言。文不責君。而責臣。又不尚貴之死。後而重責其生。

直呂。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

對曰。羣臣帥賦與。賦與猶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

口而復于寡君。藉薦復白也。正義曰。無物則空口。以為報少有所得。則于口為藉。服云。

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秋七月。晉師及齊國。

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

鄭。上鄭地。闕公會。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卻克。

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司馬司空與帥。侯正亞。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

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帥主兵車。候正主兵。侯亞旅亦大夫也。皆魯。

皆以三軍將佐為號。故司馬司空皆為大夫也。句是修正。句是意。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為炭。以瘞曠。多埋車馬。用人從葬。正義曰。用蜃以禦溼。塗車茅馬。益多于常。鄭玄云。殺人以衛死。曰殉。

言殉還其重器備。重。樽有四阿。棺有翰榿。四阿。四。

翰。旁飾。榿。上飾。皆王禮。翰一音韓。榿古外反。又音會。周禮。匠人。鄭註云。阿棟也。四角設棟。釋語云。翰。

幹也。榿。即詩會弁如星之會。弁之。君子謂華元樂舉。

于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

春秋左傳 卷之三 成公 七

詰



前為其不能生解其惑而死又從其亂命也重一惑字可見註以殺母弟須為惑非是

內外送逆相間對說常字亦與起自役相對無一字浪用也

一篇極為平臣惑夏姬色色為絕而都不用正筆前兩段講道學中一段料事機竟是一極有學識人其段段夾寫使道聘鄭情事只用輕點及畫室以行却

一旁人冷眼觀破冷語說破讀之使人失笑真傳神之筆也末段斷語直作不以人廢言註脚與起處假道學相映成趣而曲終奏雅是一篇有風有刺之文

俞寧世曰巫臣奇士因慕夏姬費盡機關十年夢想千里馳驅專為此事反覺動音通吳猶屬緒餘弩末官史將閉目曲折摹寫又于聲音笑貌間活畫風流情態乃西長卿衛公逸事終是叙得直率無味也

文作四段讀首段兩沮取夏姬單為自已留地步次段聘夏姬三段以夏姬行末段總斷其事大都前兩段叙巫臣之言後兩段則旁人論巫臣之言段段各

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支十八年死又益其侈是棄

君子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于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

未復命故不敢成禮衛人逆之婦人哭于

門內喪位婦人哭于堂賓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

禮補正曰以喪禮有進無退故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

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

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文王所

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

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于

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于蠻鄭靈

兄殺死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殺御叔正義曰兩

無後人自以短命死耳似天鍾美于是致使物無弒靈侯戮夏南夏姬子出孔儀孔寧儀

喪陳國楚城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言死易得無為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



首飾純用直筆一論是非一論利害寫得夏姬毫無可取次節純用曲筆一揣言情一揆鄭勢又寫得夏姬全無交涉不知左氏當日何等設身處地來

聘鄭極是易事但如何騙得夏姬回去看他轉轉灣灣從鄭一邊打算出逆尸一着逆尸又與鄭何與看他又轉轉灣灣說出許多緣故一其信作頭下以兩其必中說既說得活落又說得的確曲折明透妙手無雙一其必在句首一其必在句尾只兩筆而無不換者

巫臣費盡心機弄得機會到手不知何等歡喜所謂如春蕩蕩如賊嘿嘿者莫可言語形容妙在不用正寫只就旁觀口中一筆點睛便已令一眉開眼笑巫臣活見紙上豈非千載第一寫生手語語風致所謂筆戲謔吟

此奈何

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

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

歸又使自鄭名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必來逆之姬以

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

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首

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愛知罃其必因鄭

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

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

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

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

在此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

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跪

以政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

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

姬行幣聘物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

遂奔晉而因卻至至卻克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



叙事首尾呼應作者之經緯也此文不必別尋結構只引楚共語作斷結而通局無不暗應收拾天造地設有此現成耳自為謀結中二段為先君謀結首段末數句即結本段無一筆落空

牽戰以忿兵而勝不可為訓故前篇敘事處處作反刺之筆然請賦分誇殿車集事到底師克在和此意亦不容盡沒故又特詳此段以別見之然不從御伯叙起而反將文子後入作領見亦所以寓予奪于筆墨之表耳已

此段後整格前寫父子問答諷然有仁後寫君臣問答秩然有禮真筆歌器舞之文起數語都為後半伏脈前功字名字後五力字乃通篇眼目文子語與孟之反對看敗入不可後勝入又不可先善處功名之際者可以知所免矣  
三段一樣口氣而反復不厭用意各別也首段二三子暗照下兩段下段克之訓爨之詔便相承明抱上段首段君之訓是對而說次段庚所命是補筆末段上用命又是推廣說字字斟酌斷非率爾可到者筆意與秦伯用孟明篇相似而風調各出沾巧後人不少

夫邢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王曰止

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

之固也所益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

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

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武子

士會文子之父○林言文子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

逆之先入必屬耳日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

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己禍御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

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御伯范叔

見勞之如御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爨何力之

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欒伯見公亦如之

對曰爨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書下軍帥

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

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



凡文有兩案兩斷法。案既有賓輕主重之分。則斷亦有正筆旁筆之異。如此篇以匱盟為主。蔡許失位為賓。前半都詳寫畏晉竊盟之意。二君強冠。只帶叙一筆。故末兩不書先斷匱盟。次斷失位。以失位另係抽出。非平對也。匱盟語略。卻是重筆。失位語詳。卻是輕筆。知略之為重。而詳之反輕者。可以運用。皆主變化。而不離乎宗矣。

從受盟于晉。叙入為畏晉匱盟伏根也。詳子重用眾。惠民以見所以畏晉而竊盟之故。首三行。領起通篇。正追叙前事。而為陽橋之役。句忽倒。後事作提筆。不過伐某以救某之變文。而奇突可喜。文總以生動脫化為佳。

三事一作三事

中兩段。一以將起師。悉師為起。說一以師于蜀。盟于蜀為起。說片段明整。若將通篇作兩對看。則上平原叙畏晉竊盟。而帶叙蔡許強冠之事。下平原叙畏晉匱盟。而亦帶斷蔡許失位之事。裁教令整亦頗見局法也。要之即不作兩對。共上下文勢相配。固當于散中高整耳。

細看此文。當連下節讀。不為盟。獨作傳首尾。卻以子重用眾為主。前引詩而曰。文王猶用眾。云云。後引書而曰。大夫猶以眾克。云云。緊相呼應。中間正論諸侯。匱盟以還。經而于彼一邊。帶論許蔡乘車之失位。于此一邊。帶論公衡逃歸之

于楚。不聘。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

楚侵魯及陽橋。故曰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十年而喪先君。共王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詩大雅言文。夫文王猶用眾。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已責。逮鯀。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

我車亦行。雖無楚王。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楚使遂淡。故孟孫以執斲。執鍼。織紵。布者。鍼之林。反紵。女金而鳩。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楚使遂淡。故孟孫以執斲。執鍼。織紵。布者。鍼之林。反紵。女金而鳩。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棄國皆所以視出楚用衆之強而諸侯之竊盟爲可耻也。看起從兩盟晉叙入而末以晉避楚結之意可知已。俞寧世曰晉及魯衛不勝小忿深踐齊地索賂要盟楚人窺其罷老大舉入寇當此之時晉人當戰勝之餘豈肯再添蛇足而魯衛備師還之後何能復假虎威于是魯衛勉爲求好而晉則伴作不知此中國之大辱而春秋所深惡也。支衛理勢俱屈于是罪諸國之怯懦罪蔡許之屈辱善法開則末段言晉不能與諸國同心拒楚爲不善用衆語隱而嚴直善發聖人之旨者矣。

宣叔語不多而字字傳太息之神未引大誓于衆字看得深又看得活蓋暗將惠民意併入此內作收應也密甚。

左氏大都提筆即立一篇之局如此處起手一句便伏通篇兩意也。前從獻捷轉入使朔又從使朔轉到獻捷其從獻捷轉入使朔也在反面說其從使朔轉到獻捷也在正面說而前賜後奇中間由反而正轉接無痕。使朔獻捷兩意究重獻捷邊故前後都詳論獻捷中間只將使朔意作轉折不

左肅

齊大夫不書卿不書置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也。置乏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爲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詩大雅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暨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寔也。寔樂以乘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

任是夫國棄矣。居辭也言後人必有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之別。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十人同者衆也。則成衆言殷以散亾周以衆典。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也。式用淫涵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王命伐之。累經畧法度。酒而善反。

春秋左傳

卷十二 成公

十七



平寫也結處私賄勿藉周旋使朔一層  
而學擬之非禮愈明行文輕重分明又  
無一筆偏枯瘠細極矣

中段曲折其衍文筆最妙

得兩也字調文氣乃宕  
以兩意問作然一似語尚未竟者最能  
令人玩味不窮也 二語一緊一鬆猶  
言他固然不好你難道不該寬恕他一  
分耶乃是暗應前兩王命見不惟不常  
獻楚亦并不常伐齊于詰責又進一層

矣 未段亦用一緊一鬆又一緊之法  
與通篇文筆相配真絕妙片段非世人  
所留意也

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職告伐事而不獻因係禁淫慝

也淫慝謂疏掠百姓取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

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一人韋伯實

來未有職司于王室韋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各位不

命于天子天子此下又明言又好先王之禮謂獻余雖欲于韋伯

欲受留于下文另起其政廢舊典以泰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

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

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王使委于三吏

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

三公者天子之吏也使委使告與前使辭照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

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未葬而稱晉無辛亥葬衛穆公無二月公至

自伐鄭無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宣

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公神主新入廟故

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乙亥葬宋文

公無傳七月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林鄭始書 ○公至自晉無傳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大夫將 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 ○蛇以支反一如字 ○大雩無傳以過時書 ○晉郤克

衛孫良夫伐齊魯如赤狄別種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

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

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 ○林鄭伐許無傳

不書將帥告辭略 ○林狄鄭也楚之霸鄭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于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于夷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鄭盟十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

中國無左袒矣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鄭之役也伯牛鄭地鄭役

在宣十二年 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 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子

使東鄙覆諸鄭覆伏兵也 鄭亾袁莫于武且三反一音萬 敗諸丘與鄭丘

與皆鄭地晉偏軍即鄭後如晉勸戰人 皇戌如楚獻捷為鄭所敗故不書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提清此句分明兩無所德而楚于望報宜其見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

知罃屈于此四矣 于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 故楚人

之增長氣概懦夫為之變色壯夫為之

討鄭後而又敗于伯牛此諺所謂出氣不如忍氣也皇戌如楚獻捷一似為齊報怨者晉霸之衰亦已甚矣

此是辭令中極有機鋒文字凡四番問答前三番答得極冷極淡極渾淪含蓄後一番答得極熱極濃極慷慨激昂讀之增長氣概懦夫為之變色壯夫為之



起舞。真絕世奇文。

看來雖是四層其實只歸重在着末一層妙在前路層層起層層結到不知所報已是回覆盡絕更無轉身處矣而楚子必故問之于是放開胡龍索性說個暢快而又妙在先作兩開以搖曳之蓋一路層層蓄勢直至逼出以報怨為報德而後乃爽然于晉之未可爭也沉鬱頓挫擲地金聲

通篇局法極整又極變併讀之則前兩段分後一段合中一段以束上為起下截讀之則前三節兩分一合後一節亦兩分一合格調相配適均也

荷審分明怨楚但不宜直說耳看起手

着一荀首佐中軍句見非此猶不歸也便暗為末段伏筆

四段問得一遍難似一遍卻答得一遍妙似一遍怨曰誰敢平着耳德亦曰誰敢則奇矣何以報我竟不別尋頭只須上兩項扯來分派便自說得輕圓活脫毫不費辭然都是舌尖掉弄無一字着相末段則字字着相不顧人吃驚不怕人着惱因而回讀前文凡向之所謂渾淪含蓄輕圓活脫者按之皆字字生稜出角鱗甲滿腹也似此鋒芒那得不推倒一世豪傑

左肅

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

才不勝其任以為俘誠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使歸

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

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各懲其忿

以相宥也宥救兩釋繫囚以成其好繫繫二國有好

臣不與其誰敢德言二國本王曰子歸何以報我

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

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繫臣得歸骨

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戮其不若從君之惠

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于異國首其請于寡君

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而使嗣宗

職唐突先作此兩懸筆以安頓周旋之也步驟非井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

事唐云四十六字遇楚氣貫所其弗敢違以報也如何接得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

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

叔孫得

臣子



動人處全在一種杜誠觀知器四答其  
英敏爲何如者要其疎動楚子正以杜  
誠得之 此論全與鄙見各別然自可  
長一層學問也

晉未可與爭雖是回應在中軍句御正  
是楚子被荀首一番高談壓倒託晉以  
爲之名耳如此看才見文章有神

以禮制事本有成規到事勢板然不得  
時又須有一活變之法今晉衛同勝本  
意只要先晉却得手在晉反位三衛偏  
位上若依次國上當其中之例豈不開  
罪大國乎是想出衛不得爲次國以解  
之然小國上當其下仍不使遽先晉盟  
也于是又想出晉爲盟主以解之而于  
是本當先衛者竟安然先晉而無以難

之矣文中先論經後論權曲折安頓極  
妥貼之事極斟酌之文  
爲尋盟而來一眼顧定晉爲盟主前路  
紅徐不過先與分剖明白耳凡處事見  
解要敏捷議論要從容某嘗三復此文  
不去手也

六卿皆新軍將佐今六軍提頭以下不  
用分說故意圖圖令後人留心讀耳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  
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  
散入麇咎如故討之  
麇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  
而經無麇咎如潰  
蓋經闕此四字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  
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  
公問諸臧宣

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下  
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  
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上下如  
是古之制也把定例然作然後轉出變通來處事作文無二理  
春秋時以強弱爲大小晉爲盟主其將先之計等  
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人位敵以盟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則二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爲六軍僭王也萬韓厥趙  
括鞏朔韓穿荀驪趙旃皆爲卿賞鞏之功也韓厥爲  
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驪爲新下軍  
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驪音

作



此作者以閉心妙腕為煥戰作收局文字也。寫卻韓兩人梢帶前事處一個說得今日之朝全為親屈一個說得今日之宴與有榮施都是絕醜藉文字而一則刻薄一則渾厚栩栩欲活筆有化工兩兩對寫于克則齊侯不置一辭于厥則留心醇茗詳略中傳喜怒之神亦即寓褒貶之法矣妙哉。

村註傳言知罃之賢可見此節以如實出已句為主起從荀罃之在楚叙入而未以賈人之適齊作結以賈人之賢益見罃之賢耳。賈人不敢以虛為實而罃則直以實符虛兩實字正相應當時小人不致厚誣君子今則君子往往厚誣

小人也可勝慨哉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

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為修

好故云晉君晉侯享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不任當此惠

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韓厥登舉爵

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章章非服改明識其人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教虛字字寫得活罃是寘又

襄三十年不罃是寘伏得下兩層在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

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

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罃之賢

經甲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

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林襄公卒悼公費立○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

秋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修禮朝魯言其故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命在諸侯寡豈伯國伎倆與寄生水母  
相似。語意新警。為千載坐大者頂門一  
針。

成楚時晉兩意。先以不可摠領。下兩層  
一順一倒分項。亦左氏之定法。

晉未可畔有三意。然以邇我為主。故論  
楚只反復以非我放類為言。雖大二字  
包得睦聽二意。前以睦聽二意。包邇我  
在中。後以非族包睦聽二意。在中。圖  
讀法。掩不見得耳。

前數行已寫作許直。鄭曲。供狀無奈。帥  
師救鄭。自應為鄭左袒。而一時轉變不  
來。只得把寡君來做個推頭。于兩君全  
不分個曲直。卻不知左袒。即在其中矣。  
是極善做人情者。

成其可知不足知。成一正一反。却用先  
倒後順章法。此句法之所以盡變也。

言將不能壽終也。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  
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足。令。榜。八。門。戶。者。生。也。  
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  
可不敬乎。敬諸侯則  
得天命。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

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邇近  
諸侯

聽焉。未可以貳。聽服  
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  
曰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異姓。補  
其

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  
也。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  
其田。今正其界。

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展陂亦  
許地。

晉欒書將中軍。代卻  
苟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

許。伐鄭。取汜祭。汜祭。鄭地。成阜  
縣東有汜水。楚子反救鄭。鄭伯與

許男訟焉。于子反前  
皇戌攝鄭伯之辭。代之  
子反不

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

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欲使自屈于  
楚。子前決之。不然。側不足以

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為明年  
許愬鄭于楚。張本。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子

經乙亥五年春王正月祀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 ○仲孫蔑

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 ○梁山崩

馮婦夏陽縣北 ○秋大水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

王崩林定王崩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

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嬰曰我在故

欒氏不作我亾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

言已雖淫而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

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

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

其得亾乎以得放祭之之明日而亾 趙同趙括傳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野饋曰餽運糧饋之敬大

國也 ○餽音郵

連上節來叙趙嬰事以浮起以亡結上半正叙為案下半倒叙為斷趙嬰下報

君姬氏罪不止放二昆猶以親親從薄士貞伯所謂得亡為幸者也欒御為微趙氏之不幸于原屏何尤之叙嬰語于前而倒述貞伯語于後正見人之能不足逃天之罰祭而得亾猶為幸免而嬰罪定矣此即以議為斷法註為明年殺同括傳非也如其說當在弗聽往耳人雖有能有不能卒無如神之福仁而禍淫何也二語詞不相蒙而意實相對此片段之所以整齊也信筆寫去古文若是易為耶



此見學問在己者全不可恃。在人者全不可料。遇災修省。木問伯宗。却得之重。人傳特詳此。為清問下民。詢于芻蕘。留一好證據也。描寫生動。使人謙受之。思油然而生。滿假之念。赧然而沮。妙筆重入。語簡而渾厚。是有學問人語。穀梁不免口角輕薄。問一個若何。答兩個若何。前可若何。只指梁山說。後若之何。并說伯宗。起處傳名。時重寫得。喚驚打怪。却被人掃得。水冷雪淡。盡待我一語。蚤一眼。破明。訓其冒冒。失失不須着。也。已伏後文之根。作文全在領句。得神于此。益信。唐錫周曰。一邊不知晉侯。為何事。而召一邊不知棄傳。而來者。是伯宗便生出無限妙景。

問絳事焉。作不知而問。可作知而故問。亦可此評全與鄙見相反。幸當世為我正之。

楚共王殊有古人之直。但處之太過耳。鄭人之評。非直之失也。憑字在句中。訟字在句尾。只兩筆。而必以倒換為法。

只一兩筆。便寫出一絕頂粗莽人。

○梁山崩。晉侯以傳名伯宗。

人名色奇。傳。驛。傳。伯宗。辟重。曰。辟。重。載。之。車。辟。重。匹。亦。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出乃是諷其少妄毋躁。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

名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

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降

服。損盛。乘纒。車無文。纒武。且莫半二反。徹樂。息入。出次。舍于。祝

幣。陳玉。史辭。自罪。以禮焉。禮山。其如此而已。雖伯宗

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于。不可見。遂以告而從。

從重

人言。得先手矣。○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前此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

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故鄭

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

于垂棘。垂棘晉地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圍龜文。華元享之。請

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擊鼓。曰。習攻華氏。宋公殺

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已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

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國道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為辭為明年侵宋傳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經在蟲牢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經丙子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立武

宮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取鄆附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

國也○鄆音專又市鬻反○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

來朝無傳○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壬申鄭伯費卒

前年同盟蟲牢○林悼公卒弟成公踰立○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

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始書大夫將也自是必圍滅也而後貶人

之○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子游公授

玉于東楹之東禮受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

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

不端

○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

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

不安其位應自棄宜不能久應死字一順一倒中間只以五字解授玉于東楹之東簡而有章也

闕宮作頌僖公以伐楚自誇亦由人也何非聽于人以救其難耳又彼是託之虛文此是見諸實事其美刺固有間矣一反一正只以順逆見筆法



譏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言詩人救難勝非已功也。

○取鄭言易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齊相鄭人伊維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  
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惟書衛孫良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師于鉞衛人不保。

○說音悅。廉反一音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

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

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聞說謀故。

○晉人謀去故絳。  
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

郕瑕氏之地。  
郕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郕城。沃饒而近鹽。鹽池是。正義說文云。鹽。河東鹽池。柔國利君樂不

五十里。  
廣七里。周總百一十六里。詳敘此筆寫出郕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  
兼大僕。補正曰。為僕大

夫。則君之親臣。故獨令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

之從。公而入寢庭也。  
路寢。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郕瑕氏

庭。路寢。謂獻子曰。何如。  
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郕瑕氏

庭。路寢。謂獻子曰。何如。  
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郕瑕氏

庭。路寢。謂獻子曰。何如。  
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郕瑕氏

哀

何以求諸侯。正照此句說非泛論也。

夏陽說因衛人不保。上生心。伯宗却正就他不保。上見得不當。襲更是不費一

錢。有迎刃而解之妙。結句不作多筆。只添三毫。便爾栩栩欲活。

遷國本謀樂利。只此二字。諸大夫甚得

有緊。但識力不濟。所謂利者不利。而樂者不樂也。韓厥大旨。只是極言郕瑕之

不樂不利。勸遷新田。若論兩兩相較。須作四扇對局。文于前段言不利。後段言

不樂。卻以新田夾寫在中間。而國利則用借。應君樂則用反。應章法不板。又土

薄土厚。既以並說。連對。于前易觀國饒。又以複說。連對。于後且民從教。上照民

愁下照。驕佚言利。而樂在其中。直以新



田貫首尾支入化境承轉分合神而明之不可以一言盡耳

諸大夫即以利為樂獻子另就水土上分別出利不利而沃饒近監人以利為樂者彼獨以利為不樂是一篇出講文字阻華云沃饒近監不過是貨利土厚水深方是地利民從教直以義為利矣論最明透也

郇瑕起新田止篇中開手郇瑕承上轉落新田起下無一筆畸重畸輕如經稱等

只晉命二字前分後併不嫌其淡

從

土薄水淺土薄其惡易觀惡疾疢成也惡即下

字複觀爾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墊隘羸困也

偽反正義方言云墊下也地于是乎有沈溺重腿

之疾沈溺淫疾重腿足不如新田今平陽絳土厚水

淡居之不疾故有汾澮以流其惡絳北西南入河

且民從教無災十世之利也正義曰

民驕侈正義曰遷都近監則民皆商販富者驕侈

而難治貧者飢寒而犯法惡民之富乃是惑民之貧

欲使貧富均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

末則貧富不等富者不增稅貧者公說從之夏四月

丁丑晉遷于新田為季孫

○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秋孟獻子叔孫宣

伯侵宋晉命也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楚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此篇前叙後議前即案後即斷也起兩行為三諫伏案同括欲戰為眾字伏案三人同諫為善鈞伏案後半一一應轉從眾字生出善字仍從善字合到眾字于左氏議論文字獨為翻案出新之作

他處必分作三樣說話此特三人同辭如此伏筆無聲色真味可尋也

何榮順承雖克辱甚倒應不克是非利害語語精到出色寫一善字

上文只點同括欲戰故特補此華開出下半篇文字接落最緊健有力也上叙下議中間作一閑板以轉筆為提筆如戶之有樞妙絕

以眾為眾則三人不敵十一人以善為眾則三卿為主餘子碌碌不足數矣論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繞角見楚直而晉鄭地楚師還晉師

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

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

子武子將許之武子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

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

至于此此蔡地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

克遷戮不義怒敵此語勢雖克不令令善也起下榮辱伏後善字林註不可號令

于眾非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

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

于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

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盍何不也子為大政中軍元帥將酌于

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正

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卻錡將

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

上軍韓穿佐之荀躒知范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韓也欲

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商書洪範

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也夫善眾之主也林人心所同然故曰眾之



事能斷說理甚奇

主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

樂書得從眾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經丁丑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鼯音兮

伐郊○郊音談林吳始見○夏五月曹伯來朝○不

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

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

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林吳楚之交兵

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冬大雩無傳○衛

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郊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

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

秋內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

者不能弔慰下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吾亾無

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亾矣

叙議斷三者史家之準繩或分用或兼用若議其所叙而即斷其所議則此篇殊屬剗調也引詩不弔却將無弔先透一筆結句不亾即緊承吾亾說落議斷兩用而章法渾成要之先叙後斷只以中既議論為主而已



小國如大國以得見為幸只着一字覺寫來詳至親熟異常豈不奇絕

鄭得楚囚而獻晉正晉鄭出格親熱處故中間特點尋蟲牢之盟否則直接以鍾儀歸其事便單文家最要插叙有情此之謂也

此敘來晉報楚通吳事作三載說分室以上敘結怨使吳以下敘修怨中間自晉遣書乃承上起下一篇之開振通篇都用一氣接連筆法最生動有神致

本為吳入州來作傳宜以吳為主然通吳始大全係巫臣調度故除前半原叙外後半起託着筆通吳還題正位中間將本題一點以清眉目而通體貫穿摠以巫臣為線索左氏錯經台身真主互用之法至此文而脫化盡矣

子重事前未見故詳子反事前已見故畧非有輕重也然結處連寫子重兩奔命而後摠結子重子反七奔命亦暗有輕重在于伏應自審細也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鄭

張本

○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汜鄭地在襄城縣南○汜音凡諸侯救鄭

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秣囚鄭公鍾儀軍楚師攻楚師也

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鄭本作員音云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

○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

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正義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括地志故呂國在鄧

州南陽縣西國語史伯所謂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是也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

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

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

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

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子

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鬬子蕩及清尹弗忌分此介○果不祥此筆于殺族為分點于分室之族



殺族分室似可不必複寫兩遍而特詳之所以見巫臣御怨之深而又與後半許多情事及數奔命華意相配也蓋一點一畫必有其故初非任意略之而詳之者

自晉遺書只三四語而怨毒憤盈直寫出切齒腐心神理來一路都帶劍戟甲兵之氣文章有神奇矣哉

連寫三教字三伐字三教吳在末三伐楚在首又分寫兩奔命總寫七奔命極寫巫臣怨毒無所不至皆傳神之筆七奔命結過罷于奔命本旨下文趨勢結通吳一筆亦所以完下半篇之主腦也而楚之奔命無已時矣寫得筆有餘綉妙甚俞寧世曰未數語下半部春秋提掣小結構大規模

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并怨黑要

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

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曰爾以讒慝貪

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

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

季札父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

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

畱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舍音救補正傅氏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荷百兩御之孟子

革車三百兩非二十五人為兩之兩也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

者車之半邊為偏偏五十人今畱二十五人也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

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

子重奔命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

而行結上。半。篇。兩。怨。字。一。殺。一。分。兩。取。字。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

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直應。即。北。方。及。晉。鄭。必。至。于。漢。句。上。國。諸。夏。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衛

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林晉因衛來朝而反其戚邑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齊服事晉故晉來語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

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

納幣 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

故從告辭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諸侯即

而稱名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奔猶

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 ○冬十月癸

卯杞叔姬卒 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奔猶

以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

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

邾人伐邾 先謀而稱會盟主之 ○衛人來媵 古者諸

邾人伐邾 命不同之于列國 侯取適

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

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于宋故衛來媵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

文子餞之 餞送行飲酒 ○餞錢淺子扇二反說文云

餞私焉 餞之言 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

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

于齊使歸諸敝邑 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

此篇三層作兩截讀前段正論其事以二命句為主後段兩引詩一是跟今有二命作申說一是跟長有諸侯作掉尾相承一片極正之理極婉之辭章法呼應又極完密至文也

上截已極言二命之失然終未甚痛切忽拈詩二三其德句反反復復批駁盡



情此是一層翻作兩層法唯前半善留故轉令後文出色耳

未引詩本不與上平對然亦重遠猶字作擲與上節相配上節筆意亦得此伴說更濃塊裏前半又極圓足熟此知免于枯筆渴墨之苦

提出前言使其返而自愧亦方合二命有根也此即後人代字訣之所本

只二三其德凡作三番簾弄句法一倒一順又一例緩快無比既以兩二三相接又以兩兩主相接生姿作態絕世文情首尾兩私字見不為曾謀全為晉謀也文持輝輝動聽

孫執升曰茅鹿門謂沾沾耳語不足以明大義愚謂汝陽固魯田可明目張胆言之反出于私其言易入此進言之妙也雖私猶公未可少之

也雖私猶公未可少之

音配

晉樂書侵蔡

六年未得志故

遂侵楚獲申驪

申驪楚大夫

楚師

之還也

謂六年遇于繞角時

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繞角之役樂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

南平與縣○揖音集又於立反平與音餘二音預

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

如流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

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

人不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

晉師會伐蔡

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過許見其無權因攻之

晉師

成公

音

備

左傳



看提筆便見同括之死是冤獄不當併  
累成宣却又著樂卻為微一筆如此時  
措辭亦大費周折看此文極輕圓有法  
也咀華曰不為原屏所寬但為成宣請  
後其說所以得行不然便犯樂卻之忌  
得其解矣

此文若正說便當極言同括不以累成  
宜然未免辭費看他借原屏形主輕將

堂無辭王一跌便原屏一過然意  
表真如嚼哀家梨鬆快無比而運筆亦  
頗多矣

毋祿無後兩意相承看他互見法不板  
不偏也

左氏最多論備之文此尤字字危悚立  
于池上明是箇面擺着加一惡字明是  
頹敗不堪而主人方池詭自若也于是  
替他發急後連幾轉指點利害九言非  
常比無他苦城近楚唯其為仇得耳  
若吳可有如虞號則唯恐其備之不撤  
矣胡為吝嗇而丁寧乎  
唯然二字轉得龍正指不備而言御且

○聲伯如莒逆也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

傳發其事而已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曰

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微樂氏卻氏亦微其為亂六月晉討趙盾

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

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

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而皆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

君但賴其先上猶泛說此則明指齊公宮之人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

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後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康誥

○秋名桓公來賜公命名桓公周卿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

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遠里曰城已惡莒子曰辟

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對曰夫狡焉狡猾

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莫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對也廣字

唯然二字轉得龍正指不備而言御且



虛說留于下句申說或思或縱。邊按。猶一邊縱弛此啟疆之所以日多也杜註欠明。按連四五轉句句斷句句頂詰責不餘遺力。

請緩師不得病在賂之被文子口實耳。看其論賂已之非而以後諸侯輕輕一掉筆意前板後鬆政自操縱有法。

前以無弔望晉今中國振旅而反欲緩師是坐受亂也懼字正應知懼季孫亦此然提動前矣。

後求却偏偏有一異姓故此文不但為衛媵作傳併為齊人作傳矣亦互見法也。

唯或思或縱也。

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若人當唯此為命。補正陸氏曰有思

開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

備者故多兼并以成大國。勇夫重閉况國乎。為明年。莒潰傳。

重直龍反。又直勇反。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

不復書卒。

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

七年邾與吳成。公賂

之請緩師文子不可。

文子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

無加貨事無二成。

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

君也。

欲與魯絕。後。熒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

會伐邾。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

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

宋不使卿。逆非禮。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



謂之致女，所以致成。  
○晉人來媵。媵，伯姬也。○秋七月丙

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也。○林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鄆，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于民告諸侯。

○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

公。無傳。○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日潰。

楚人入郟。郟，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郟，故稱人。○林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秦人自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

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魯桓公之妻，魯復于杞，魯復

強請杞，使還取。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

于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在七年。季文子曰：「謂范文子曰：德

則不競，尋盟何為也？」競，強也。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

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

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

前傳于叔姬之卒，解經未足，此處却扯來，伴說便令為杞為我對而洗發兩邊，都醒文貫兩兩對勘，左氏無法不告我後人也。

本傳會蒲事，却前承歸田，後帶會吳，直作一首過枝，接葉文字，中載范文子語，柔服，照下會吳伐貳，應上貳晉亦以中權貫首尾，誤篇固以擊字中為第一，故屢用而不厭耳。

凡文皆先叙後斷，此獨以斷語突起，而別以不了語敘事作結，創用司農印自，古何有印板文字耶。



行賂不已必趨于重世風自古已然

○二月伯姬歸于宋為致女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子鄧為晉人執鄭伯

傳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蹇父嫁女于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前曾侯有蹇父之德宋公如

只一筆寫婦人愛女入神

韓侯宋士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

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敢拜大夫之重

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

得已意○綠本又作祿吐亂反

○晉人來媵禮也同姓故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

縣在上黨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

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侵

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如晉則執之。行成則殺之。全非柔服。面目交于第一層。不是處。却將討貳于楚。替他解釋于第二層。不是處。只將兵交。使在薄責其非。總是放重筆。用輕筆之法。所以寬晉人者至矣。

歸田盟。試以來。晉有自危之心。欲與楚成。苦無機會。因想到鍾儀可通線索。故



左傳

軍府有意而觀南冠有意而問速脫而  
弔之何其親也急欲問君王何如卻不  
好突然便遠遠問其族又問其能且使  
之琴迨其自謝不如而必固問之意可  
想也范文子尤是心頭神會使極口稱  
着極力悠適竟使合晉楚之成則和盤  
托出矣文子前半逐步細寫後半一氣  
頂接前則文情極濃後則文氣極厚合  
之如層密疊障非復一覽可盡是為奇  
文大文

此篇亦前叙後斷格蓋一意翻作兩層  
寫也看其前半筆筆懸擬後半筆筆整  
齊非如對裏鮑老只有一副面具也妙  
哉

上半凡五層下半併一層剛一層而下  
一層中却分兩層三番說便化作十  
二層愈整愈變不見其板但見其活自  
有筆墨以求未有此前歌後舞之樂也

此篇亦前案後斷而斷又分兩層先以  
無備正結重又引詩極言備之不可已  
以反結之恰好分應不備豫備兩句其  
呼應段落有天然之妙也

春秋左傳

南冠楚冠楚冠不必再冠正義應劭漢官儀云法冠一云  
柱後冠即左傳南冠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  
之今解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  
儀在七

年稅也泠人名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  
樂官

○泠力丁反 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  
二事言不敢  
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是點綴去  
楚聲公曰君王何如

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天子也

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父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  
側司馬子反言

其尊卿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

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

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  
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  
君

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尊  
君

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

必濟言有此四德  
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

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二月晉  
楚結成張本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

潰奔莒戊申楚人渠丘月六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

春秋左傳

卷之成公

七



看來上截分寫兩城惡而以無備故也。一句總結下截分寫無備不可已而以罪大善大四句摠提發之便成兩頭分中間合章法重規疊矩匠巧無窮。

詩甚雋永有味未審何以逸之。妙在只就淺近處說以人情物理雖陋者所不察也與前篇勇夫重閉同一筆意若講大道理則固非陋者所知矣。

註渠丘莒邑則前渠丘公與莒子似是兩人。金氏于前傳所以有莒子不足又道看渠丘公一樣不以爲意之評也。唯者而問之。

示晉不急君也。突點此句幾不可解。讀至下文始知圍許單爲示晉示晉單爲不急君而其實不急君正單爲急君也。曲曲折折妙手空空。以是則二字穿下分明有不滿于申之意。此即以叙爲議筆法。

吾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此法前後用之輒效叔申亦不幸而爲小人所乘耳。

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

申莒潰。月十楚遂入。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

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

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

也夫。庚辰十二日也。正義浹周匝也。從。詩曰雖有

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

代價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

萃陋賤之人。困在位之末二句總承上四句當推開說。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是則公孫申謀

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爲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

紆緩也。勿亟遣使。晉必歸君。爲明年晉侯

歸鄭伯張本。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

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



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太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正義應劭作舊名諱議云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是同名不諱今作蒲疑誤○齊人

來媵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孺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孺乃侯反○秋七月公如

晉○冬十月晉十年春晉侯使糴莜如楚糴莜晉大夫糴徒弔扶廢反一蒲發蒲艾二反糴今音翟疑徒弔弔字讀如神之弔矣音的也報大宰子商

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

繻子繻公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鄭成

公大子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

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

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為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

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襄鍾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修澤

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襄鍾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修澤

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襄鍾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修澤

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襄鍾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修澤

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襄鍾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修澤

如

楚以子商報鍾儀而晉以糴莜報子商以儀本楚人藉以結成不得竟當晉使故也然徒來數數吾懼其甘以壞矣

鄭不急則晉急矣

上截叙鄭不急君而髡頑立下截叙晉會伐鄭而鄭伯歸上結鞞之執下起立君之討也樂書語前三句束上後三句領下亦以兩頭歸併中間作開鍵章法與巫臣遺書正同鄭伯執而國立髡頑晉侯疾而命立州蒲亦特特相映成趣處自立太子為君以伐人而歸其君其示以父命之何為君而國立之不可為君也歟



此亦類叙格也。左氏好奇，因夢奇遂以夢成章。然剪裁貫串，段段有法。始也，因夢而病，繼復病變為夢，末更附以因夢而死者，妙以巫醫穿插生色。巫則食新獻麥，呼應在兩頭；醫則覆華呼應在中間。而二豎與大厲相映，小臣負公登天，又與環門請帝相映，事幻而文更奇。

一篇凡三寫夢兆，看來以中段為主。夢不可知，而醫實有理。前一夢是引筆，末一夢是帶筆，構局最輕重有法。大厲之夢，以懼心感之，桑田之夢，以邪心感之。

之登天之夢，以貪心感之。二豎之夢，則真吾之精神為之，故曰疾為二豎子也。以人而論，則巫賤而醫貴，以理而論，則巫短而醫長。故巫言如夢，醫言亦如夢。而詳略迥別，以醫當禮而巫可殺也。小臣則因其夢而用之，亦如其人而用之。斯已矣。傳虛幻事，亦煞有針線。豈比痴人前說夢耶？相其體製，分明以巫鬼裏醫事在中，而以登天請帝首尾相映成章。法如花之有函苞也。類叙賓主，唯此最整而圓矣。中一段，句句前後相應，自成一段，不欲落樞官家數也。于醫則厚禮而歸之，信醫不加于信夢。于巫則示麥而殺之，又信巫不如其信。醫既護疾，又怕死相映，處使人絕倒。

子駟為質

子然子駟，皆穆公子。樊陽，卷縣東。有修武亭。○卷音權。又立權反。

辛巳鄭

伯歸 鄭伯歸不書 鄭不告入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入年，晉侯殺趙同、趙括、趙武，故怒。余得請于帝矣。環大門及

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

○環音怪。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公曰：何如？曰：不食新

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

名為猶。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

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盲音，下為膏。○

盲音。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

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

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使

甸人獻麥。甸人，主為饋人，為之名。桑田巫示而殺之。

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

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

禍。登天否。殺小臣以言夢自禍。



左

不殺子如而殺叔申亦不知好惡矣  
此事在後世并冕頌亦在所不免耳

○繼○後○未○反○諸○侯○又○莫○在○寫○極○心○惟○極○氣  
閱事只一兩筆寫盡妙甚

春秋左傳

卷十二

三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君子曰

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得其人還害身

○秋公如晉親弔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糴莝未反

是春晉使糴莝至楚結成晉謂晉貳于楚故晉公須糴莝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

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左傳卷十二 終

左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彖評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同懷杭州陸 偲與臯

成公下第十三

男 馮張孫近潢

經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男 翼孫念詒

晉侯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卻犇卻克從父兄弟○夏季

男 陸麟書素文

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一



前傳夫甚分曉須得此互相發明

是一首合傳文字。合傳有相似者。有相反者。有相國者。此則兼而有之。一生二子而寡。一生二子而一歸。聲伯一歸。施氏此相似者也。一為不以為奴而出。一為不能死。而一則婚其弟。一則適沈其二子。此相反者也。始也嫁施氏。繼也奪施氏。終也誓施氏。其事皆起于聲伯。此相因者也。以相因而相似。以相似而相反。左氏見有比事之。遂構為屬辭之辭。蓋以開心運此妙腕也。亦太自喜矣。看來只是因卻。嬖來聘。求婦一節。因要

其始終而言之。上半是追原前事。下半是倒挈後事。亦以中間作兩頭有繫也。處處不離此法。

此節作兩層寫。總為自出伏案。而一淺一深筆法自明。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子楚

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

○卻嬖來聘且涖盟公請受盟故使聲伯之母不聘

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奴

穆姜宜公夫人宜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子奚生

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子

子為魯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

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烏獸猶

不失儷儷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婦懼能念致

禍婦人遂行生二子于卻氏卻氏亾晉人歸之施氏

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

伉儷而亾之伉敵也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

字愛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言卻嬖淫縱所以亾也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卻嬖文子交盟魯

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伯與



盟于鄆而入事本起下文對止亦轉振法

周卿士與音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

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為

明年周公出

奔傳鄆周邑

○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牽以前之好

○晉卻至與周爭鄆鄆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鄆人亭鄆音侯又音侯

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

敢失言溫郤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有其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

一篇極有機鋒文字

起手一句便是書法晉卻至也而敢與周爭且以為吾故不知先有卻而後有周即抑先有周而後有卻也文開口提出周字諸侯字次排叙司寇文公下及狐處卻氏故乎否乎篇中昔字先字後字字與故字對針以王官對吾字以得字對失字而蘇以晉侯使卻至勿敢爭想晉在周亦不敢爭况爾卻氏也是

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于河內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蘇氏在河內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狐氏陽氏先

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傳言卻至貪所以也

○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人既

許晉糴莜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冬華元如楚遂如

晉合晉楚之成西門外張本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

又字既字遂字平中有則以既許句為主識時務者固相其輕重難易而後圖之者也一矣字拖下以文貫事即以叙為議之法也貫穿得此神理乃活耳起二句省却晉楚二字下文却寫三遍極疎密之致凡文先案後斷斷得妙全在伏案得力



此文前數行真字字伏得精細也斷語  
着眼在會所自不作約信通套話頭結  
只輕輕一點却藏一果然不出所料意  
思在是為入神之筆  
上節寫合成何等鄭重此處無踪無影  
便容易寫個秦晉為成已伏輕諾寡信  
之根 將會令狐光點明會所一筆次  
于王城不是會所亦遺他一個地頭下  
河東河西正與令狐王城兩兩相對為  
下始之不從伏案曰先至曰不背而秦  
之無信固不待既歸而知其背耳

白周無出下省一複筆正以合上經文  
連寫數周字出字見妙也

傳會瑣澤事却補叙西門之盟所謂錯  
經合異也克合晉楚之成不但結華元  
并結鍾儀成故也不但結晉楚并結鄭  
以上一切葛藤都斬天下可幸無事不  
意一轉而為暴隧之侵再轉而為武城  
之畔三轉而竟為鄧陵之師而此篇則  
固天運人事之小息肩處也一起一結  
作者亦殊鄭重乎其間矣  
盟辭寫得出格親熱所謂甘以壤者即  
此而在其鄭重處當是為無禮食言作  
逆跌之筆

河次于王城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史顛秦晉卻犇大夫

盟秦伯于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

以質信也齊一心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質成也

平林所地也約會之所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伐秦傳

經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

于瑣澤瑣澤地闕○林此晉楚為成也于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存

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年書曰周

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

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于周故書出以非之為向一作喘大夫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

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

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

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幣贄

也○林上四句是同惡下二句是同好正義曰聘禮賓執圭以通命執幣以致享贄聘享之幣也

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狄侵晉。晉敗狄。兩事相連。即以一順。一倒。爲章法中着而不設備四字。作上下。關極。文有長短。法無大小也。搏兔亦全力矣。

此文前案後斷。中以辭令兼議論。通篇摠寫楚之無禮。地縣金奏。是無禮之事。一矢加遺。是無禮之言。而後又從事上生出故前一番往復。只論事後一番往復。便輕帶事。重論言亂之道也。願收言。

吾子主也。倒收事末。以無禮備。倒說而事與言皆在其中。凡文有頭緒。咬出者。不可不熟講于側。注雙承。單提渾結之法也。

卻至之驚走。本爲金奏而出。故雖以禮樂並言。而意重在樂。然樂之失。卽禮之失。而禮之失。又益以言之。夫看其一路。從禮樂單進。到樂從樂單轉。到禮從禮單。進到言。又從言仍歸到禮。脫却回環之妙。真其連如珠。其好如璧者矣。

大抵辭令敏純。只爭先手。卻至驚走。未免失之張皇。使被主人兩番催促。却虧胸有智珠。急以兩君相見。解之于前。隨以一矢加遺。責之于後。忽然失着一擲。辰間把滿盤先着盡。占到手。國策能益。

誣誅。俾隊其師。無克胙國。俾使也。隊失也。○林胙報也。隊失其衆。無能享國家之報。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

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

○狄人閉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

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于下。擊鐘而奏樂。

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與升堂而樂。因郊持。姓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大抵朝賓入。

門而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又縣當在庭。今地室。而縣將登金奏。欲以驚賓耳。

子反曰。曰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

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

也。正義曰。飾辭辭。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

下臣不敢。此言兩君相見。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

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見無用此樂。寡君

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若讓之

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閉于



人無窮神智顧安得有此辯而有文也

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闕缺則修私于是乎有享

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對地室金。好。閉音閑。註同。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

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

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對日。云暮矣。不夕。言無事。朝直

逢反。徐云朝旦之朝。正義曰。且見君謂之朝。此公夕見君謂之夕。百官承事。皆朝朝而莫不夕。

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故詩曰。

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風。赴赴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

已。赴居勦居醜。二反。干戶且反。又如字。正義曰。言公侯與武夫。設共儉慈惠之禮。與人扞難而已。不

侵伐他國也。按詩註。干盾也。及其亂也。諸侯貪冒

以扞外城。以衛內。作兩項說。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

○冒莫報。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言世亂

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已。故詩曰。赴赴武夫。公

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林。自制

之欲。非以縱亂。則反之。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今吾子之言

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

一篇文字。前半承禮樂並說。後半則語語為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起本。乍讀。訝其不復顧上。豈悟其蚤已伏下耶。

培個盡情。只用一語周旋。文情恣肆。極天。



唐錫周曰兩引詩全重武夫二字持贈  
子以言汝不過一武夫耳而好以一矢  
加遺則非治世之武夫乃亂世之武  
夫也。檀弓公穀國策史記都用複語  
見姿致而不知實原本于此文至左氏  
可謂規矩方員之至。

春秋左傳

卷三

六

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

矣夫。命云：無禮收木毀食言收前段。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收應思。

且洫盟。報卻。至。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地。晉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

乞師謙辭。正義釋例曰：乞師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通成其計，蓋言名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也。

○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夏五月，公自京師

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曹伯、盧卒于師。五同盟。○林宣公。卒成公負芻立。○秋七月，公至

自伐秦。無傳。○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致君命。

孟獻子曰：卻氏其亾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

子無基。正義曰：幹以樹木為喻，基以墻屋為喻。卻子無基則亦無幹，但言有所局耳。按此只

頂不敬說。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

情棄君命也不亾何為？卻錡，卻克子，故曰嗣卿。為十七年晉殺卻錡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請先使王以行人

之禮禮焉。足非徒以且幣薄言諂方上銳下也。不加。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

將事不敬。一筆總領。以下先說不敬一層，再說將事一層，乃是一意分作兩層說。而亾字起結，則仍併兩意為一層矣。平淡文字用法自精。

一篇都用添賓陪主，兩兩相對。前半實後半主不必言而後半以小人陪君子，以致篤陪致敬，以祀陪戎，以敬陪惰，以定命陪棄命，以福陪禍，以能陪不能，定

春秋左傳

卷三

六

二



命者能者養以之福者也棄命者不能者敗以取禍者也實在首主在尾而以不能夾在中間作一篇之闕板章法為至佳也以上六句為虛領君子以下為實說亦可但不見其結構之妙耳

起一節後文竟無照應却不知能者不能者二句不但為成肅一人而言固已暗為此兩人下評斷矣合傳有初不相涉而其實嘿嘿照者其法豈具諸此也註于介字着輔相威儀首五字固已照會通章落筆於社公真細心也

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

公會晉侯伐秦

劉康公土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林傳明晉厲公不與朝成

子受服于社不敬

服宜社之肉也盛以服器故曰服宜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

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正義曰天地之中謂中

和之氣也劉炫云命者冥也言其生育之性得之于冥兆也

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禮法以往適于福或本分之外更得延長也補正云

正義云養其威儀

對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以位而言

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

在守業

林致敬之道在養其神明之舍國之大事在敦篤之道在守其本然之業

祀與戎祀有執膳

膳祭肉戎有受服神之節也

今成子惰棄其命矣

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

瑕張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

呂相魏錡子曰昔

逮我獻公及穆公

晉獻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

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婚

穆公夫人獻公之女○戮相承音六嵇康力幽反呂靜字

秦晉麻隧之師亦一大戰也凡敘戰事兩邊夾寫此只寫晉一邊又議論敘事入都相配此獨前半叙文極詳後半叙事極畧皆作者故意作變格文字非率筆而為之也呂相絕秦非自成結構但刪去後文便不見左氏立格之變製



左補  
局之精如季札觀樂宣子玉環等篇或  
割或判皆失作者神理不能遍論讀者  
隅反自得之耳

絕秦自作一首妙文讀絕秦以末段為  
主但單責秦恒殊苦寥寂遠從穆康  
說來便有波瀾若只說他不是亦難醒  
豁着將自己好處相形便有襯托通  
篇段落頓挫風調低回只是工于抑揚  
遂爾文情絕世

前後大旨只是稱已之是而飾其過責  
人之非而沒其善稱已則用重筆而文  
過則用輕筆沒善則用輕筆而責過則  
用重筆段落甚多只作三大截讀起至  
有大造于西稱已之功為一截文公即  
世至康公絕好責人之過為一截及君

之嗣至末極責其二心不盡為絕秦正  
文總而論之首段稱已之功乃所以陪  
起次段責人之過而前兩段又皆所以  
陪起末段絕秦正文也看他有多少筆  
法在 細看首段乃是說大家好而獨  
晉之好更甚次段乃是說大家不好而  
皆秦之不好使然總一誇已而蔑人不  
覺鋪排至此 若作兩截看前半從好  
說到不好下半亦從好說到不好正相  
準也

按僖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曲沃出絳  
柩有聲如牛上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  
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春秋左傳

卷三

韻與颺同字林音遼正義曰孔安  
國以戮力為陳力猶言勉力努力耳  
天禍晉國文公

如齊惠公如秦 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  
林晉文以僖五年奔狄處狄十二年適

齊六年惠 無祿獻公即世 林即世卒也  
在僖九年 穆公不忘舊

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 僖十年秦  
納惠公 又不能成大

勲而為韓之師 僖十五年秦  
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

公 集成 是穆之成也 于晉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  
草行為跋 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

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 亦且作輕頓之筆命云前後三書德作  
林諸侯朝秦事無所考想

因文致 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  
之耳 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空言是也

晉自以鄭貳于楚故圍之鄭非侵 秦大夫不詢于我  
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 傳之云見秦伯說之而秦伯說與鄭

寡君擅及鄭盟 詢謀也盟者秦 諸侯疾之將致命于  
秦 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 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

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造成也言晉  
有成功于秦 無祿

文公即世 林在僖三 穆為不弔 不見 蔑死我君寡我

襄公 寡弱也 正義曰輕蔑文公以為 迭我殺地奸

九我 字見數說不盡也 伐保城誣之費滑滑

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 國都于費今緱氏縣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第一截又分四節起從同好說來作一開是穆之成又一開既報舊德略作一合大造于西着實一合是重稱已之功而輕輕沒人之善作陪筆也

第二截亦分四節穆公兩節作開康公兩節作合是重責人之過而輕輕文已之非作陪筆也

第三截亦分四節以第一節跌起第二節以第二節引入第三節而第三節又以二心于狄陪二三于楚第四節又以惠顧陪不惠結出絕秦本旨句句責已則輕責人則重為極利之口極曲之筆極奇極妙之章法也  
此文處處要看其佳法然法尤要着其接法起法于不變見其尤段之整于極變見其起伏之奇 又按古文看參差

凍

元彭培東道不遍謂東諸侯不朝秦也忘前征東諸侯而朝諸秦呼下又應託寧人

不難最要識得整齊處如論參差則首段穆之成一層報德大造却兩層次段穆不克逞着一是以有康絕我好却着兩是以有其餘伸縮順逆盡態極妍可望而知也論整齊則末段兩君亦兩是以相對兩告我兩君若又相對首段穆之成與我有大造對穆不克逞與康絕我好對台兩段又兩則是對與與段獨別而尤妙者大造于西東道不通直以東西二字為眼目蓋深恐我後人紛紜歷落中月迷五色特標此以為段落指南其加惠至此蛆豆不祧有以也

云食根蟲 我是以有合狐之役 七年 康猶不悛入我河曲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 凍水 東間喜縣西南至蒲坂縣 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 入河 凍息錄反又音速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公自 絕故不復 及君之嗣也 君秦桓公 我君景公引領 西望曰度撫我乎 望秦撫 君亦不惠稱盟 不肯稱晉 稱尺 利吾有狄難 謂晉滅 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 夷我農功也 夷傷 虔劉我邊垂 虔劉皆殺也 正義 我 重言殺者亦圓文耳 我

○迭一 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 滑晉同姓○撓 乃卯許高二反 餽

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 納文公 而懼社稷

之隕是以有殺之師 在僖三 猶願赦罪于穆公 首欲 求解

于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秦使 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疾

也 穆襄即世康靈即位 文六年 晉于襄 康公我之自出 秦穆皆卒 句憲

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 句憲

蕩搖我邊疆 螫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 闕 其月反徐如字螫莫侯反 正義釋蟲

又四我字 秦穆皆卒 句憲

我是以有合狐之役 七年 康猶不悛入我

河曲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 凍水 出河

東間喜縣西南至蒲坂縣 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

入河 凍息錄反又音速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公自

絕故不復 及君之嗣也 君秦桓公 我君景公引領

西望曰度撫我乎 望秦撫 君亦不惠稱盟 不肯稱晉

稱尺 利吾有狄難 謂晉滅 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

夷我農功也 夷傷 虔劉我邊垂 虔劉皆殺也 正義 我 重言殺者亦圓文耳 我



連寫五是以獨令狐之會着寡君字于平叙中露出賓主或于變中藏整或于整中藏變不細心領取孤負千古矣

伯車節正為背盟起本故詳為其來命之辭以為下節對照之地又特特回顧起手獻穆同好為一篇首尾之照應也

背盟兩層對叙尤妙上層二心句在中只一見下層二三其德及不壹在兩頭再見上層告我作倒煞下層告我即接來作順頌上于狄只一語下于楚却寫多語略實詳主筆筆有法也

是以有輔氏之聚正義謂聚眾以拒秦也君亦悔禍

之延前用兩猶字此用兩亦字亦此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

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

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林在十年我寡君是以有令

狐之會陪出此句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補正曰一篇之中稱寡君者三我

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未經參訂然古人之文往往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宣子書前稱寡君後

云夷與孤之二二句搖頭下分兩扇君又不祥祥善也背棄盟誓白狄及君

同州及與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李曉唐答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

獲之納諸文公正義曰赤狄之女由君來賜命曰

自狄以納文公故得以白狄為昏姻重筆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

吏君有二心于狄又同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

告我此處省一曰字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

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

上帝醜惡極妙極秦三公楚三王此曰字對前段伯三王成穆莊

曰余雖與晉出入車曰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

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



未用雙調對煞非此不足以收束一篇層波叠浪之支

上述其文下叙其事此數語乃兩截過接處也數語為前文下註脚見絕秦專以背合狐之盟為口實而麻隧之師所由來也村訂謂晉辭多誣傳據此以

正秦罪意欠融洽數語不于起手提明而于中間作轉筆亦作意變化且便于接入戰事耳

記獻子語見非徒以絕秦曲說口舌得功也是作者綿裏針處

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

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

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豈敢微亂微要君

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正義曰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為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為惡敏捷是惡佞為善敏捷是善佞按此亦曲說敏于善安得目之以佞蓋時人以佞為賢不佞猶謙言不

才耳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

實圖利之傳使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合狐之盟而

又名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辭多誣秦故

傳據此三事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庚士燮將

上軍代荀庚卻錡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荀庚荀營佐

之代趙趙旃將新軍代韓厥卻至佐之代趙旃卻毅御戎

欒鍼為右卻毅卻至弟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

大功帥軍帥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

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

善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

克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差初

佳初取一友更音庚女音波正義曰商鞅定秦爵

二十一為公士二士造三簪裳四不更五大夫六公



結句與起句緊照寫晉侯此行得意之極為絕秦一篇妙支生色蓋一紙書賢于十萬師矣世人不知以為後半全與前文無涉惜哉

一求入于大宮一帥盟于大宮本對說而前則殺某某而反軍于市後則從而焚之而殺某某分明以殺人分在兩頭而以軍市使兩併在中間也只一倒順

法

左氏于一串遞下之事亦必裁對整齊如此節一守一逆將兩使公子雙提下以秋冬對起負芻自立子臧將亡分叙一則諸侯請討晉人請俟一則國人將從成公請反兩兩叙來恰好以負芻秋立起子臧致邑住裁對整齊中讀去又毫無裁對之迹平淡文字使人咀味不窮一篇都用虛字作穿以文貫事叙

三

春秋左傳

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車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微侯

曹宣公卒于帥師

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也麗力馳反

逐晉侯于新楚逐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

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言瑕晉地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

子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為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反軍

于市因大宮不能入還屯軍于鄭國之市也林註自訾歸非已巳子駟帥國人

盟于大宮子駟穆遂從而盡焚之焚燒也林子駟既盟國人遂從公

子班之師于市殺子如子驪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

而盡焚燒其市子驪班弟孫

叔子如子孫知子驪子驪武邦反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宣公諸侯乃請

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

子臧將亡子臧公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三



法輕逸

八年傳例凡去其國三逆而三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

宣元年公子逐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曰春王三月公子逐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實人也

僑

此篇是搭叙格。雖上截寫林父下截寫成叔。而當以卻嬖為主。故兩截以卻嬖送林父衛侯饗苦成叔兩句為線。索安頓林父接叙卻嬖由賓入主也。若兩平分讀則失之矣。

合傳于不相蒙者必有聯絡映帶處。此兩字正相映也。一曰于宗一曰其家。由前而觀知世家之有裨于國由後而觀知元宗之必本乎身宗字家字亦兩兩有意莫笑此說為穿鑿也。

成公 告罪且請焉請留乃反而致其邑還邑于成公 負芻子臧 曹伯 傳

曹伯 傳

經 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盟于蒲 密州立

卒 黎比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 密州立 故曰歸 鄭

叔孫橋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 鄭

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林婦姜氏有姑之常稱也若妾姑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

嫡姑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盟 林定公 卒子獻公行立

秦伯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而不赴以名例 在隱七年 林桓公卒 子景公立

傳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

晉強見 欲歸之 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嬖送孫林

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大人 是先君宗

卿之嗣也同姓之卿正義世本孫氏 大國又以為

請不許將也雖惡之不猶愈于也乎君其忍之違大國必

見伐 故也 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

衛侯饗苦成叔成叔 甯惠子相相佐禮惠 苦成叔傲子甯殖



此條合下至自齊節讀與宣元年公子  
逆事同只添稱族舍族四字而傳之釋  
經者益詳而明

倒句法簡妙

序曰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  
在彼故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  
梁三王自最也言城後復  
推以知例矣會不地  
與誦曰及不誦言  
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不順諸所  
諱辟假許田  
類是也四曰尺而不行直書其事  
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車馬  
侯飲捷禮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  
善求名而不欲蓋高章書信約  
盜  
昭三十二年夫以齊事及防莊未全  
昭三十二年柳墨以濫未奔  
也

只不哀二字而人嘆矣大夫懼矣孫

甯子曰苦成家其亾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

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

柔德雖設兕觥觶然不用以兕角為觶所以罰不敬

觶陳設之貌○兕觥反觥古橫反觥音蚪。正義

周禮小胥職云觥其不敬者韓詩說彼交匪傲萬福

來求彼之交于事而不惰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為

七年御氏亾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為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

子入其郛郛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

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志而

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

以示大順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實懲惡而無所汙曲汙憂于反

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非聖人誰能脩之修史策成此五者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姬之子衎以為



甯子曰苦成家其亾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

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

柔德雖設兕觥觶然不用以兕角為觶所以罰不敬觶陳設之貌○兕辭妙反觶古橫反觶音蚪○正義

周禮小胥職云觶其不敬者韓詩說彼交匪傲萬福

來求彼之交于事而不惰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為

七年卻氏亾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為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

子入其郛郛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

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志而

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

以示大順謂直言其事盡其實盡而不汙無所汙曲○汙憂于反懲惡而

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非聖人誰能脩之修史策成此五者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姬之子衎以為

倒句法簡妙

此條合下至自齊節讀與宣元年公子逆事同只添稱族舍族四字而傳之釋經者益詳而明

春秋一部書法大意却于此處闡發蓋只一人一事一時而稱族舍族各有義例如此春秋比事屬辭大畧可睹矣

數語反反復復一似形容不盡者大都與魯論記夫子德容溫而厲威而不猛意同上兩句同環說下兩句平對說末一句摠說杜序平分五項亦無不可

衎行初立並不見言語若何舉動若何只不哀二字而夫人嘆矣大夫懼矣孫







蕩澤稱國以殺而山不公子目夷宋魚石出奔楚之曾孫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

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

離楚邑淮南縣鱗音秋林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

侯之大夫會吳之始許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

自是大夫自為會矣以白遷為文葉今

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

林左氏謂曹成公惡不及民例不稱人以執愚凡

按稱晉侯執曹伯此為討罪特書不可以例為拘

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

示眾所謂身犯不然則否謂身犯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

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林如唐虞

禪夏殷周繼湯武革命達其禮節無可無不可次

正義節猶分也人生天地之間性命各有其分可法簡雋

守節謂賢下失節愚者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

失守乎遂逃奔宋妄動

○夏六月宋共公卒為下宋亂起成公

凡傳有先解經後敘事者所叙之事不出所解之經今此篇前半自解晉侯之執後半自叙子臧之節若不相涉不知其正相聯也以其民釋不稱人便

將曹成自立一案輕輕抹過亦便為子臧讓國留地步若如林註為討罪特書晉侯則子臧不敢失守真昧討賊之大義而執極極之小節者矣何以見貴于春秋也哉大抵古人文字須看通體局段不當泥一知半解失作者苦心也

末二句以一節字應三節字于下兩句應守字失字于首句却應聖字應法又均勻又變化其妙尤在不敢失節偏牽入守字以帶抱中句神化之筆



鄭侵倒 此節作兩截讀前為申叔所訊後為韓獻所料掘為鄆陵之戰楚敗子反死作張本也

前是訊子反故特詳子反之言而斷以欲免得乎後是料楚子故特點楚子侵鄭而斷以無民孰戰參差中裁對自整故佳

此篇作兩截讀上半叙子山見殺下半叙魚石出奔事本一串而上下處分都

以右師為主讀者當于對叙中得其提束穿插之妙  
看來起手一段為一篇許多人作想提之筆下分兩對蕩澤弱公室為上段楚句而以言背其族結之魚石五人出舍雖上又為下段提句而以遂出奔楚結之末又另結以與首段相配章法最整齊完密 以魚石五人對蕩澤一人章法甚奇  
上截寫華元出奔而魚石五人止之下截寫五人出奔而華元止之恰好有此相對之事以成此申插之文  
依經文事凡四節今于上截併叙三節而下截單叙一節極裁剪伸縮之妙後人以少對多事多反用少筆事少反用多筆其奇變蓋本諸此也

楚將北師鄭侵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

申叔時老矣在申接得生動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亾欲免得乎言不楚子侵鄭

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樂

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使重其罪民將叛

之背盟數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為司徒華父督之玄孫

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師

寇鱗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

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其枝黨華元曰我為右師

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吾

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

華元殺山伏華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

府皆出 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

桓公



氏也。恐華元還討蕩。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

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

無祀于宋也。桓放句。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朱圍。林恐國人怨桓氏逐華元，遂滅其族。

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戌桓公會孫言其賢。桓氏

雖亾，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蕩。

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

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因子山見殺，故將五人，點清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

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魚府曰：今不

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

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睢溢。決壞也。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

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林華元為十八年，魚石復入彭城傳。華元

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齋為司寇，以靖國人。

老佐戴公五世孫，齋以制反。

又看篇中人名，凡點四遍，恰好一分一。想相間而寫，番番各別而起，結段落生。乎其間，先敘華元出奔，則寫一遍，而特提右師以立一篇之主。次敘華元復歸，則寫兩遍，而另提六官以伏背族之案。次敘五人出奔，則寫三遍，而削其官于始寫四遍，而削其名于終，至于山之殺，則挿叙中段，而獨點經文，不嫌于略明。以華元之出歸，分叙于首，而以五人出奔，單叙于尾，殺山事為上下樞紐，兩

頭一脚，又兼蜂腰局法也。與兩割看皆可以窺作者匠巧。文到化工，則方珪圓璧，唯所取材耳。俞寧世曰：此是同族相攻，故前歷叙諸族，而用背其族句，煞以族姓作主腦，以官職作纓帶，文境便爾迷離。



註為十七年晉殺三郤傳以韓厥斷之  
是矣又補叙每朝必戒一事為三郤害  
字作註脚蓋明以盜目之罵殺于載妬  
賢嫉能一流人也為之快絕

古所謂拒虎而得狼者其許遷棄之比  
乎

○晉三郤害伯宗

林三郤郤錡郤  
至郤犢害嫉也

譖而殺之及欒弗

忌

欒弗忌晉  
賢大夫

伯州犂奔楚

伯宗  
九子反

韓獻子曰郤氏其不

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既殺伯  
宗又及

弗忌故曰驟也為十

七年晉殺三郤傳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

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傳見雖婦人  
之言不可廢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始與中  
國接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

于葉

經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無傳記寒過節冰  
封著樹○雨如字

公羊傳云雨而木  
冰也舊于付反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不書名未  
同盟○林

文公卒成  
公原立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喜穆公子  
子罕也

○六月

丙寅朔日有食之

無傳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將伐鄭  
歷欒書

子○薰於斬  
於站二反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楚子鄭師敗績

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  
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子反背盟無禮  
卒以敗師故書名

○秋公會晉

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沙隨宋地梁國寧  
陵縣北有沙隨亭



不見公不及鄆陵戰故不諱者恥輕于執止○公至自會無傳○公會尹

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林於是始以王臣與伐○

曹伯歸自京師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

歸無傳義例從告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荅丘荅丘

晉地舍之荅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荅音條○冬十月乙亥叔孫僑

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

晉卻犇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

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于周禮三刺之法○刺本又作刺七賜反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

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

伐鄭起起

○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

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放此宋將鉏樂懼敗諸

敗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鉏仕魚在魚二反洧七藥市藥二反一音酌彼彼宜反

退舍於夫渠不做宋師不做備鄭人覆之敗諸洧徐數目反音扶又反

鉏樂懼宋恃勝也洧洧夫渠洧陵皆宋地

此等皆時事轉關處說詳十二年表分斷茲不復贅

滕君卒而宋見伐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者耶

左傳總以對寫為王如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人既非他地亦非遠而敗人人敗倏忽不常文特一順一倒兩兩對寫別無他奇而自覺其妙也



晉楚三大戰一敗兩勝左氏各有所主。城濮之戰是結上文。字極寫于玉。只要觀出晉文之論。鄭之戰是對面文字。極寫先穀。只要托出楚莊之霸。此番鄆陵之戰。是起下文。字極寫于子。只要跌出晉厲之不終。文中前半三憂字。中後四天子。乃一篇之主。以文子起。文子結。結處命字。順應天子。德字。倒應憂字。總見鄆陵之勝。適有天幸。德不配命。則憂方大耳。論戰不出權謀。此獨全講道學。千秋龜鑑。豈唯文字爭雄也哉。通篇凡分四大截。乃與師至以爲外懼。

是未戰前事。甲午晦至公從之。是將戰時事。有淖于前。至免使復鼓。是正寫戰事。且而戰至宵遁。是既戰後事。起將伐鄭。結三日穀。皆詳文子語。合中間欲反不欲戰。執戈以逐。三處提掇。爲通身之關鍵也。每截又各分數節。每節又各有提掇。大約或正或錯。或近或遠。都兩兩相對。到底左氏出新無窮。于韓濮鄭鞏四大戰後。又另一番至奇極妙之格矣。第一節有勝矣。與第二節楚懼不可用也。對一勝一敗。已定一篇之局。三節晉濟楚至。文子欲反。與四節過于鄆陵。文子不欲戰。對紆憂外懼。照定首尾。落筆于楚陳之壓。晉軍也不用實寫。却于卻

○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

鳴鴈在陳留雍丘縣西北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

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若唯鄭叛晉國

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

武子將中軍范文子將下軍與此异者。郤錡將上軍

彼分中軍爲二將將上而佐將下也。郤欒將下軍郤至佐新軍

荀瑩居守。荀瑩下軍佐於是郤欒代趙旃將新軍新

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

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楚子救鄭司馬將

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

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

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林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如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

同。



至口中論出一于晉陳之疏行首也亦不用實寫却于楚子眼中望出虛實互用結構尤奇七節賈皇以萃王卒策楚必敗與八節筮史以射其元決王必敗對先作伏筆九節淖撤淖晉幾陷而幸出與十節中目項楚已傷而不辱對則此六之正面矣以下零叙戰日許多開文章法忽變十節與十一節對卻至遇楚子之卒變緩過于重之旌一則問弓一則承飲一稱君子一表整暇一則肅使而退一則免使而鼓言詞來動色色映帶是通對法十二節韓厥從鄭伯與十三節卻至從鄭伯對一從後逐一從前選十四節石首內裝與十五節唐苟請止對一欲去旗一欲免君十節晉養由基再發盡結與十七節叔山冉中車折軾對一以射一以搏皆連對法連對在中間選對在兩頭自成一大大片段由是而十九節子反命支與二十節賈皇狗師對一是發狠一是使乖二

十一節楚乃宵遁與二十二節晉三日穀對一收楚敗一收晉勝結語又自與起手首尾遙對一憂于未戰之先一戒于既勝之後通篇一綫雙行而其對寫尤妙者則中間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賈皇亦以王卒告一實一虛一承上一起下整整對仗而又總寫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以一筆作兩對分明以此數句為全文中腰轉換與如戰盟有日矣同一機相合而論之城濮篇純用開合如戰篇純用轉換此篇則純用聯對相其才情機法真瀛州之木一葉百

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林德以施惠故民生厚刑以  
 正邪故民德歸正 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林  
 事神故祀義以生利故民用自利祥以  
 事有節群生得所。林禮以順時故  
 用民時皆順信以守物故百物  
 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 求無不具各知其  
 極無二 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衆也極中也  
 其衆民無詩頌言先正立  
 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  
 以聽敦厚也 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  
 死者補正陸氏曰軍國 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  
 之事有所闕乏與杜解別

棄其民不施 而外絕其好義不 瀆齊盟不詳 而食話事神  
 言信不 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 而疲民以逞刑  
 守物今二月妨農業  
 正邪而苟快意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  
 也底音旨又之履反正義曰在上之信不著于  
 人號令無常則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所至誰肯至  
 致死言其必 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敗不反 姚句耳先歸不思  
 戰也輕此是病根  
 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慮也  
 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却用重筆喻云并  
 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決鄭啟



影如何之樹。隨刀吹味。神化無端。吾何以測之。願書萬本。讀萬遍而已矣。

按箕之後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子免曾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又母先生晉獲孟明等夫人請之舍之先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墜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天不顧而唾。所謂逞志於君是之謂也。

文子凡三提憂字。前一番對伐鄭說。第二番對逃楚說。第三番對服楚說。讀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殊自駭人。即我偽逃楚。可以紓憂。亦不可解。及讀外寧內憂。數語。乃見文子胸中成竹。有絕大議論。絕頂識見。在直作死于安樂。生于憂患。絕好計。那二百四十二年間。蓋無第二人。說到此者。豈非至文。執戈以逐。忽然換一天字。直喝起結句。唯命不予。常也。罵童子而厲變君臣。皆在其中矣。

獻子斷晉勝用輕筆句耳。料楚敗用重筆。重者為鄆陵。本事生色。輕者不令與。文子本意矛盾也。何等斟酌。他篇斷

以紓憂也。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過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敗也。在位。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十五年。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齊秦。敵楚而已。唯

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前夜月黑故晨字起見星上。憂患生也。一。篇提綱。前夜月黑故晨字起見星上。憂患生也。蓋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句趨進。句士燮子曰塞井夷窄劍百反。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竊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林為楚所壓戰地。迫狹故自塞井夷竈以為戰地。晉楚雠天所授何患。又不可出陳故結陳于軍中。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言晉軍勝楚是天威晉於亂亡。晉君不勝是天界晉以安存。童子豈知此意。藥書曰楚師輕窵。窵勅彫勅可。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二反林亦輕也。



勝敗皆在局內此篇斷勝敗都在旁觀亦脫換處

子反于過中一見子重于營見都為後文閉中伏筆

此段花園錦標最一篇精神凝聚處令上段彼此虛實互見為兩兩對叙另闢一境中寫奇變千秋獨步後人無窮狡獪總不能出其範圍耳  
徐揚貢曰摹寫鬚眉露王曰下九也字七矣字一平字歷歷可指尤妙何也

字只一見無問答痕迹

伯苗告卒兩語東上渡下轉折圓捷之至妙用對句雙縮令文氣聚而復舒否則散散寫去未免懈緩不見結構之妙矣  
恰好一對妙格天成  
皆曰二字緊頂上兩以告字此三句乃是為兩以告作雙縮之筆註以皆曰指

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子重陳字眼上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不整蠻軍而不陳列

蠻夷從楚 陳不違晦 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者不結陳 林註以上五句為五間下四句為第六間按第六間當只

指在陳而譟以下乃複說也 在陳而譟 譟喧嘩也 亦作 合而加譟 陳合宜靜 而益有聲 各顧其後莫有鬪心 人所

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

晉軍 巢車車上為櫓 巢說文作輶云兵 子重使大

率伯州犁侍于王後 州犁晉伯宗 王曰騁而左右何

也 騁走 曰名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

矣曰虔卜於先君也 虔敬 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鄙

且塵土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 夷平也 皆乘

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 左將帥右車右 戰

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禱請于

伯州犁以公卒告王 公晉 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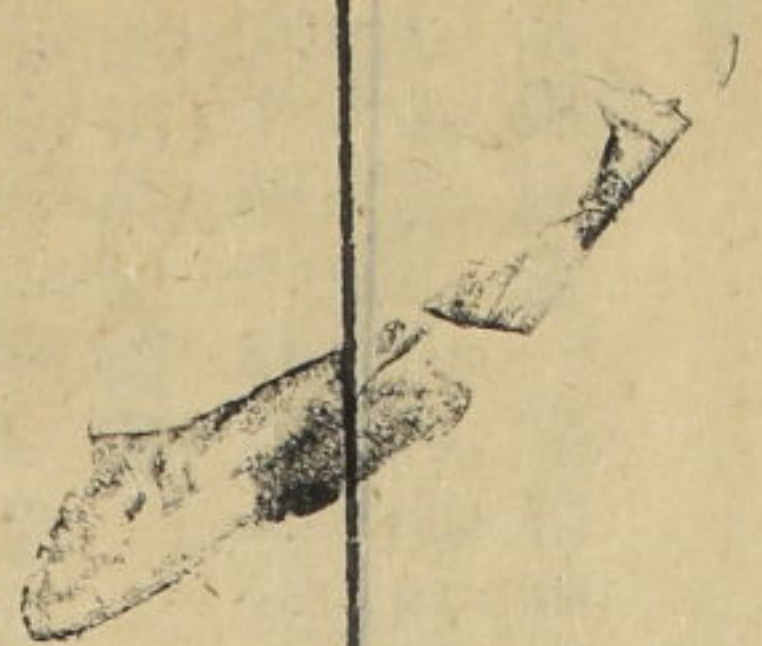
王卒告 賁皇楚鬪椒子宜四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

當也 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

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 按服虔以此



晉侯左右而言似無着落且不成章法  
州犁侍巢車自當俯視竟皇黃皇在  
陳中亦自然仰瞻州犁固應兩相指點  
若單貼晉一邊妙景全失



掀淖事為中日作陪亦見此勝幾不可  
保暗與結語關會非閒筆也

晉師詳叙于前公行另叙于此因帶入  
楚子御右并鄭一齊作類叙為下半篇  
提綱而韓卻兩御右又分點于後一篇  
軍乘凡作三番點次亦章法小小變化  
處咀華評亦云

癸巳乃甲午前一日也又一倒叙法  
遠淖下本緊接公行陷淖事然不點出

文在州犁竟皇之下蓋州犁言晉疆竟皇言楚疆  
故云皆也正義據下分良萃卒之文以駁之太拘  
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  
分應處  
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必大敗之公

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震下坤上曰南國蹇射  
復無變

其元王中厥日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  
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蹇也南國勢蹇

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  
故曰射其元王中厥日蹇子六反補正日易以  
外卦為南明夷之九三日明夷于南狩是  
也復一陽浸長而至于乾有南國蹇之象國蹇王傷  
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有淖於前淖泥也淖乃  
而戰孝徒較二反

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淖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  
步毅御

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  
御毅

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陷於淖欒書  
在公左右

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  
子名其父

大任謂元且侵官冒也載公為失官慢也去將而御  
帥之職侵官也失官也

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  
局離力志反

公以出於淖掀舉也掀許言反捧較舉之則公掀  
起也一云引也胡根虛斤二反又丘近

反癸巳潘虺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御右則此陷無根。揆渙下亦緊接中目。事然不點出占夢則此射無根。因各用。挿叙之筆而又各以實筆陪之。叙法自清而又變動可喜也。

此段與後樂賦段相映于干戈槍攘中。忽然察容文物令讀者倏換一番眼色。

文情極濃。文致極艷。飛書馳檄兼以高。文典冊首尾溫麗無一累句。合枚馬為一人。無此風調縱倚馬露布不免僂父面目耳。左氏叙戰大篇當以此為壓卷矣。  
汪環谷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勝楚者唯城濮鄢陵而已。自宋襄泓之敗楚術行諸夏至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鄆之戰楚之陵駕尤甚。嬰齊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挫其鋒。前此未有中國諸侯助楚以戰中國者。惟鄢陵之役鄭伯佐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射日之勝則楚將倚鄭為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不能修政于內而徒務求逞于外迹其所為去楚虔無幾耳。

黨潘廙之子。踰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蹲在尊在損才官三反札側八側乙二反。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王怒曰大辱射夸王。

國賤其不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占之曰姬姓日也。魏錡。

周世姬。與姓月也。異姓。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名養由亦死象。

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破弓衣。以一矢復命。言一發。俞云此段追楚。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遣。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韐之附注君子也。韎赤色附注戎服若袴而屬於附與袴連。韎莫拜反。又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音妹附方于反袴苦故反。

傷。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闕蒙甲冑。闕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搢。搢伊志反。揖也。晉宋儀註貴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

人擡。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



高息齋曰。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于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強于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之所以能強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鄆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奔鄭。而楚始為秦弱。至于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于一主將者。國勢浸衰。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為鑑。

此數節自成一小片段。凡對寫皆參差。暗對此處兩從鄭伯。明用整對。乃止亦止。晉師乃止。合之則又成前偶後奇章。法中間夾一乃死。跟鄭伯則連上二節。對楚師則又連下一節。文到化工。陳思

鏡蘇蕙錦。顛倒回環。無不精妙耳。

一從一輅。內旌壹大。鄭伯幾不免。楚則或射或搏。餘勇可賈。乃寫還經。文楚子鄭師敗績。兩句非閒文也。

薄險與陷。淖射搏與躡甲。映乃文字。唯恐落莫。着意設色處。

文字相對。最要工力。悉敵尤要層轉。層勝。如此段比。問弓段。一樣風華。掩映却更加曲折。厚實以中有精警語也。入武庫者。使人有應接不暇之嘆。此文真不

香。觸日琳瑯矣。長文疎密相間。必有幾處。着精神首尾。中三者。正聚精會神。極肯緊處也。此篇首以談理。勝中以叙事。勝尾以辭。令勝首是出色寫一個人。中是出色寫兩個。人尾是出色寫四個人。三處寫得十分

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

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韓厥已辱齊。欲

鄭伯。其右第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前視整。不復顧後。

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夫其旗。是以敗于熒。

乃內旌於輅中。熒戰在。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

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謂君大崩。

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楚師薄於險。薄。追。

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

死。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

師乃止。言一子皆有過人。囚楚公子旃。為郤至見。樂

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

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

好以眾整。曰。又何如。又問。臣對曰。好以暇。暇。今兩

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

食好整。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

之言。往飲子重。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天



左○編○出○色○而○通○體○精○神○皆○為○煥○發○矣○文○苟○有○一○處○不○凡○已○足○名○世○况○三○者○兼○而○有○之○而○又○居○其○絕○那○得○不○橫○絕○百○代○也○  
俞○寧○世○曰○整○暇○是○晉○所○以○勝○輕○寃○是○楚○所○以○敗○先○說○破○輕○寃○以○後○逐○節○摹○寫○先○歷○叙○整○暇○至○末○忽○然○點○明○兩○國○大○勢○了○然○而○文○又○錯○綜○變○化○  
整○暇○二○字○正○對○輕○寃○前○輩○論○事○極○得○主○腦○但○緣○此○說○竟○以○整○暇○歸○之○范○文○子○則○又○主○張○太○過○文○子○語○全○照○匠○麗○篇○伏○筆○何○嘗○以○整○暇○為○此○番○戰○勝○張○本○耶○  
文○中○往○往○牽○上○搭○下○之○筆○起○處○鄭○問○晉○師○告○楚○中○間○公○卒○告○王○末○段○日○而○戰○見○星○未○已○皆○是○轉○樞○筆○法○亦○即○作○前○後○章○法○矣○妙○甚○

處○處○出○色○寫○楚○共○王○與○審○戰○出○色○寫○齊○頃○公○同○一○筆○法○所○以○反○射○晉○厲○公○也○至○末○明○點○一○句○天○敗○楚○也○夫○則○此○勝○全○屬○天○幸○而○並○非○人○能○與○文○子○存○亡○天○也○緊○相○呼○應○跌○出○結○語○警○醒○非○常○文○子○引○書○作○戒○回○應○起○手○收○拾○全○文○章○法○完○密○

以下兩段當另讀此段乃經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傳下段乃經會于沙隨不見公傳蓋編書者誤連之耳  
沙隨之會本與鄢陵之戰不屬殺子反亦宜另書者以前篇宜以文子為起訖綴此便不成章法也觀城濮為將能以

左肅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承飲造於子重

承奉也。榼苦臘反。

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

御侍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

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

謂其能記往日之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

命是聽

秣馬利兵修陳固列尊食申禱明日

復戰乃逸楚囚

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

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

君其戒之

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

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

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

楚師還及瑕

王使謂子反曰先

子無以為

時王不在軍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完



德攻煞住而殺子玉事不附前尾可知矣此節亦用對寫覆師徒隕師徒死且不朽敢忘其死兩兩相準而使謂則前渾厚後尖刻對語則前甘心後含忿皆傳神之筆

此篇為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作傳其不見公以鄆陵之戰魯獨後至之故其後至則以待于壞隕之故其待壞隕則以宣伯之故此是逐層推到前于是因待于壞隕宣伯即以待勝誣魯侯貨卻犖卻犖亦即以待勝誣壞隕訴晉侯此是逐層遞到後末以一筆結之曰晉侯不見公與楚于圍宋篇同一筆法而彼

以直肖此以曲肖各極其致也

凡三寫壞隕以首句出于壞隕為主下兩待于壞隕句前是寫所以後之故後是寫所以不見公之故以遞為對亦一頭兩腳格

三篇

朽王引過亦所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

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

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

敢不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

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出于衛公

出于壞隕壞隕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宣伯

通于穆姜穆姜成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將行

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曰請反而

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

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于壞隕申宮傲備申勃

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卻犖曰魯侯

待于壞隕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卻犖將新軍且為公族

大夫以主東諸侯承上轉下通說而用對句圓潔之極與取貨于宣伯而訴公於晉

侯起筆法相準妙甚晉侯不見公負芻之私人故沒其名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在三國人曰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序



續者然神理之妙正在于此

憂猶未弭當指喪君之憂註以國人從

子臧為憂下文又何必以亡公子為辭

耶先君無乃有罪下暗藏一令君可

幸無罪在內却不敢明言故下文只用

反語暗轉

一難一解只用兩有罪作反正開合詞

冷最輕而提也

諸事若各為段落則此文在皆失軍載  
乃詳叙伐鄭無功以見魯君臣蹈險而

行為下執季孫請季孫起木曹人請復

另作一節與魯事不相附麗也若通長

觀之則當從戰之日直至僑如奔齊為

一篇乃令情事貫串章法亦首尾相應

耳此皆後人誤分誤合非左氏本意

此段分三節第一節為主緊跟壞墮篇

來命公申守前因此不見公今又當因

此執季孫矣特為下篇伏筆 第二節

極寫聲伯之忠亦為下篇請季孫伏筆

第三節詳寫諸侯怯敵晉師失援以

見不敢過鄭之不足為魯罪而宣伯之

驕之不可信也總是寫魯不是寫諸侯

從孫本改  
作榮

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  
謂憂未息補正曰謂君薨大子

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  
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

子謂子臧  
逃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  
君無

罪而見討得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  
之罪侯伯已與

無以先君故若無罪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  
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君唯不遺德刑

遺失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為曹伯歸  
不以名告

傳○伯如字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

初復欲使公遷季孟  
遂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

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  
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

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  
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為食于鄭郊師

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  
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

食使者使者豹  
之介而後食言其  
惠也諸侯遷于制田熒陽  
東有

宛陵縣知武子佐下軍  
武子  
荀瑩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

鳴鹿陳國武平縣  
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  
書公不與諸侯遷于

頰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  
相失宋衛



此節只完請曹伯及子臧讓國事本不涉魯然負芻有罪而尚歸季孫何罪而猶執社稷公子社稷之臣遠遙相映合數篇串寫章脈自爾流通也

此篇分三節讀第一節宜作告晉執季孫第二節聲伯使晉請季孫第三節范文謂變武赦季孫各有一首絕妙辭令宣伯之言曲而險聲伯之言婉而摯文子之言直而切妙在兩人本為季孫却都以孟孫仲說文子亦單為季孫却即以聲伯伴說章法最勻首段執季孫先文後事中段請季孫則先事後文未段

赦季孫又先文後事便令前兩節合看事與事接連後兩節合看文與文接連後人段落安頓點次順逆總不出此章法又極變平寫文字其結構精緻乃爾宣伯評凡兩層先言季孫之謀後勸晉人之殺却有許多曲折既以變范動其所忌又以多門刺其所諱既以不從多門中以欲殺之實又以寧事齊楚予以可殺之名殺則不貳不殺則必叛語語刻骨蓋以浸潤而兼膚受者那得不入其元中  
三節又重中節中節又分兩段前段着齊國兩寡君何句為季孫却是何句為魯後段着兩請字何句說自己仍是何句為季孫兩層仍一綫也

某亦變文

後也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得所藉手矣其句正對以曹人重子臧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

出仕

宣伯使告卻犢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言其忌卻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前諸魯侯不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濟事只得注方此兩人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而

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犢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親魯甚于晉公室對曰

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直揭妙見得何苦替此人出力也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

齊楚



左編  
前親于公室。猶文之以公義。後為子請。邑直。餌之以私恩。蓋被聲伯將僑如之情。一口喝破。故也。小人肺肝如見。三若字。一反一正。又一反。凡四層轉折。後又着一若字。連首尾。共用六若字。相準為章法。

末節以季孫嬰齊並說。贊嬰齊亦仍是為季孫也。兩棄字相對。並不傷觸。卻已隱隱刺着矣。妙筆。

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繼。卻孺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

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承寡

君之命以請。承奉。若得所請。君子之賜多矣。又何求。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姜不

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衣於既反。食舊如。信。字對上句。應作嗣音。

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

卻孺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圖其身。不忘其君。邑。辭。

不食皆先。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君而後身。

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

夫共盟以。十二月。季孫及卻孺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大

偃與鉏俱為姜所指。名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

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

因言其終。

○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國之間。

位比。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于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佞。

○間。間廁之間。讀者或如字。

兩間字以相映作章法。以倒換為筆法。



補矣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正義曰。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溫數數自稱其功。

郤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正義曰。此時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苟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瑩佐之。郤犢將新軍。郤至佐之。是位在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

稱已之伐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掩上功

位怨為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補正。今五子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已功所以明怨咎。

○林為明年晉殺三郤傳

今而明之以死字作活字用最佳

斷語兩層用順承釋書兩意用倒承無不變者

經丁亥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孫○夏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六

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林言同盟尹單與盟之辭也○秋公

至自會無傳○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

九月郊祭非禮明無傳將矣書用郊從史文○晉侯使荀瑩來乞師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

故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

春秋左傳



鄭侵晉。衛救晉。楚成。鄭諸侯伐鄭。紛紛擾擾。無端接却。范文子祝宗祈死一段。文字分明。外未寧而內憂已將作也。將反自鄆陵四字。留于後。厲公反自鄆陵。對看則此文之意得矣。讀此節而前篇之旨愈明。

卒于狸脰。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狸脰關。○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貜且卒。無傳。五同盟。邾俱縛居碧。二反。林定公卒。宣公輕立。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為

秦所滅。時屬晉。後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

救以侵告高氏。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孺為質于楚。

侯孺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會尹武公。單襄

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戲許

宜。○晉范文子反自鄆陵。前年鄆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宗

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

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

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祝之又反。

正義曰。何休膏肓以為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

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故

杜以為因禱自裁。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

尚寐無咎。詩人所以詠鬼爰也。克敵為疾。速死為福。前後相對成章。中。以難將作矣。承上起下。轉極尤佳。以畔為晉可逞。以死為范之福。奇談而有至理。

也。此二節連上讀。所以終諸侯伐鄭之事也。



好蓋言于亂國。國武子所以見殺于齊也。其實鮑牽始作之孽。故啣恨最毒。受別最蚤。夫子責其智不如葵。有以夫。

最恨此人眼明口快。別之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

此段乃插叙法。不重句須之讓。而重鮑國之賢。亦不重鮑國之賢。而重鮑牽之不知。以致殘其身。而并移其後于弟也。結以夫子語。遙接前別鮑牽句。而斷之法。與別強組篇正同。

同一衛其足于強。組曰不能是正。責于此。曰猶能是反。跌又前直說人。此又此之物。可得化舊為新法。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

也。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閔巷門。正義釋宮云。宮中衛謂之壺。衛門謂之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

慶克久不出。漸臥于家。夫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鮑處守。高無咎。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鮑處守。高無咎。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

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公子。

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卜立家宰。家訛作。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家補正非之亦誤。

吉。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

得志故。前夏未。得志故。前夏未。得志故。前夏未。



杜註傳戒數占夢。按夢書云。夢飲食者且哭泣。夢哭泣者且飲食。夢喜則憂。夢悲則樂。今食而泣。泣而歌。此所以三年生而莫卒也。然說終無稽。唯是懼不敢占。理有當生。占為無傷。理有當死。則天道人事。謙益滿損。自然之理。豈曰戒數占夢而已哉。

前半連寫四瓊瑰字。後半連寫三占字。皆于冷淡中取熱鬧法。莫卒之日。却預註于前。初夢之年。則帶計于後。此等筆法。作史者不可不知也。

國佐亦能。或謂不以穀。自不至殺。不知慶克辟陽之寵。齊侯且使之帥師。今既適之于前。復殺之于後。不特無以為聲。孟地亦何以為齊侯地。乎待命于清。猶以為緩云爾。

一起用總提之筆。開手叙三嬖。應多嬖。一層去。二卻免書。偃應去。羣大夫一層。便胥童為卿。應立左右一層。城公一層。乃倒應修字作結局。應法詳略順逆。井井有條。而參差無迹。又一章法也。此篇叙晉厲以侈自斃。從反自郟陵叙。

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與前子重節對。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初聲伯夢涉洹

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洹音桓。慮力於。

反。或與已瓊瑰食之。

○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泣而。○瑰古回反。舍戶。暗反。

為瓊瑰盈其懷。

淚下化為珠。玉滿其懷。

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

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從就也。夢。懼。中為此歌。

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辰而占之曰。余恐死。

故不敢占也。今聚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

莫而卒。

○可見。答不在占。而在無傷之言也。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

討高弱。

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

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十

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

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于外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郟陵。欲盡去羣大

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

廢也。怨郟氏。而嬖於厲公。郟錡奪



入所以終士變之言也作三大段讀首段至季子欺余畫叙厲公聽樂書而怨卻至以起手一行作提伏一篇之脈次段至皆尸諸朝畫叙殺三卻事以厲公將作難句作提為一篇之主三段以甲劫樂書轉詞樂書以公結一篇之局通篇賓主分明穿插變化細針密線之文

此文賓主最多就外變論夷長賓而胥童主就葦大夫論書僂賓而三卻主就三卻論又錡鐵賓而卻至主就怨卻論又胥童輩賓而公與書主就劫公論僂賓而書主而總之前以怨卻逆君後即因殺卻忍君皆以樂書為主而實則天益其疾自作難以致難作者全以厲公為主也線而計之殺卻是實執公是主

前中由主入賓後半由賓入主恰好處在中間主在兩頭人多而不雜事多而不亂不精熟此文而漫講史法其不為天吳紫鳳顛倒裡得者幾希矣胥童總怨三卻又事已見前故用渾叙其餘則分叙又三卻錡鐵輕而溫季重故分敘處前略後詳而胥童之怨則點樂書之怨先提無一筆無結構二句變于厲公自成一小片段亦所以歸重到厲公也前從修飲作領後以遠怨卻至作煞季子欺余單說卻至公曰然兼說三卻許多頭緒歸併為一賓主紛紛自線索在手也卻至雖驟稱其伐較錡鐵則又有蓬麻之分兩番特與另叙最史家爭奪有權處

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擊與長魚矯爭田執而

桔之桔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也既矯亦嬖於

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鄢陵戰樂書欲固壘卻至使楚公子筏告公曰此戰

也卻至實召寡君鄢陵戰晉囚公子筏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

衛之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瑩佐下軍居守

故言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會孫悼公君楚王也正義世家云晉

襄公少子捷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公告樂書書曰其有

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卻至以弓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

周見之公使覘之信也覘伺也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

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後卿佐林田獵之禮尊

者先與上文類叙成片段也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孟張奪之

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卻至公反以厲公將作難

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公室敵多

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



左繡

前半先伏藥書令後半有根凡寫兩番機詐便是羅織一輩人小照筆端真有鑄鼎象物之能俞寧世曰閉門中立與疾視君死而不討之失固不容有所輕重于其間也左氏于殺大夫微發其義而于弑君書法詳叙之以待人自悟後來史筆從無見及此者

三人中獨寫長魚矯能為小人將忍君數語作引亦所以自成片段也

公語顧上對語即透下此段從殺卻遞到叔公乃轉樞處

春秋之傳

卷三

雖死君必危

言已雖死君亦為吾所危林註

郤至

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

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

言俱死無用多

其怨怨無與即多怨徒死無益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

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言不得安

待命而已愛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

爭死命也

罪孰大焉

傳言郤至無反心

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

攻郤氏

八百人也

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

亦嬖

抽戈結衽

衽裳際

而偽訟者

偽與清沸魋訟

于郤

三郤將謀於榭

榭講武堂

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

其位

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犇

溫季曰逃威也遂趨

郤至本意欲稟

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

矯及諸

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陳其尸于朝

胥童以甲劫藥書

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

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

人謂書與偃

臣聞亂

在外為姦在內為軌

軌亦御姦以德遠

御姦以德

德緩

御軌以



此段不重寫長魚矯見幾正反映厲公始終以後追述其作明文讀

公使有童為卿結過賓一過以下另提上作結也最是段落分明處此句不結于尹諸朝後而插入于此蓋舉上搭下也  
前點清沸難匠麗氏為外嬖左右作補此點士句韓厥又為群大夫作補無一

此厥之坐視厲公而不救也正應起手數句引古語直以牛比之好後者雖下世可知已  
未二句正指樂書諸卻至之失使書不以此私怨逢君惡則三卻不誅已亦不受甲劫之辱而君臣善始善終矣一語結通篇莫只指執公說乃見其章法之完密耳

如許事不用鋪排只以一筆捲過分明寫其無知猖獗也字字為特吳見伐寫牛

此兩案合斷法四人見殺不同而書法則一傳于同處推其異即于異處見其

刑治 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

林不施德于三卻而遽殺之不可謂御姦之德樂范偏君而不能討不可謂御軌之刑 德刑不

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 行去 公使辭于二子

辭謝書 曰寡人有討于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

無辱其復職位 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

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

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 匠麗嬖大夫家 樂書中行

偃遂執公焉召士甸士甸辭 辭不 召韓厥韓厥辭曰

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畜養也違去也 韓厥少為趙盾

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 與黨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補正

晉語註曰違其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攻尸而况

兵難卒存趙氏 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尸主也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 敗於鄆陵舒 庸東夷國 道吳人圍巢

伐駕圍釐也 巢駕釐楚四 邑○駕一音加 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

子蒙師襲舒庸滅之

○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 以其劫 民不與



同總在對勘得力。一民一君，只兩句而必以順逆為法。引經作斷，前文插不入，則留于此處對結。此伸縮瑋搭之妙也。

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厲公以私欲殺

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傳在前年經在

今春從告。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不稱臣，君無道。○林○厲公弑，悼公用立。

齊殺其大夫國佐。

國武子也。○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

宋，朱魚石復入于彭城。

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至

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

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

楚人鄭人侵宋。

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

○晉侯使士魴

來乞師。

音房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

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朶。

虛朶，地闕。○虛起居反，打他丁反。

○丁未

葬我君成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

厲公。

程滑，晉大夫。

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言不以君禮葬。

諸侯葬車七乘。正義：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其送葬亦

當如之。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悼公生十

此後出色寫悼公一起手，便爾神彩奕奕。中間詞令不必言，看其首尾敘事，有多少生動在。

生十四年矣。上無承下，無接憑空着此一筆，却令下文字字生色。古稱繪畫後







此篇傳悼公復霸事以命官用民為主而用民又本于命官故首段先叙用民只以簡筆揭過而另以詳筆拊叙命官結處重收命官輕帶用民運掉圓密通篇凡作三段讀首段總提末段總結中段實寫都用鋪排法而各各不同製局極典重有體裁雅與事神也命官先提後叙用民先叙後束用筆已別而提命官後又不接筆叙去反先填叙用民事順逆之變極矣

中段又分兩半卿大夫大傅司空都貼

在朝說戎右至未都貼在軍說結處舉不失職三句項在朝師不陵正二句項在軍此整齊處也然為卿作頭乘馬御作尾御右以上官皆屬君兩軍尉兩司馬一候奄官皆屬卿中以卿無共御作界畫段落又率上整下整中有變實寫文字處處藏得凌空結構在也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才甚高以十四歲說話便有操有縱歸晉做得便別當時習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求不知如何便做得恁地好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為之一新問儘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現成基址其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才一般都做得到事都是一做便成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

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

公不以嗣始命百官

始為政施舍已責止通責施所

當舍已所當責四字分領

逮鰥寡微起舊

匡乏困救災患

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宥寬節

器用節省時用民

使民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

魏頡趙武為卿

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頡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

荀家荀會欒歷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

荀家荀會欒歷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

共儉孝弟

無忌韓無忌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

法渥濁士貞子武

子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為之法

右行因以為氏士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校正主馬官

使訓諸御知義

戎士尚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右之官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

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卿無

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尉攝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

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

魏絳子也張老為候奄鐸遏寇

為上軍尉藉偃為之司馬

偃籍談父為使訓卒乘親

以聽命

相親以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



官字民字凡結兩遍層層排寫固非一  
 遍之所能結耳民無謗言兜裏首段  
 法密而筆輕逸妙甚  
 一戰而霸寫來是開創氣象所以復霸  
 寫來是中興規模非此出色文章須寫  
 不出此等出色人物也奇絕

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閑六閑  
 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  
 騶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此句又見紀東又見推賞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  
 知禮此句又見紀東又見推賞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  
 知羣官無舉不失職官不易方正義曰若文人為  
 非其人孝弟等武武人為文則違方量德師不陵正旅不  
 易務不能守其職矣授爵偏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民無  
 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偏  
 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  
 侯無主疆者即營霸業數無定限而何休以霸  
 不過五不許悼公為霸鄉曲之學足以忿人  
 ○公如晉朝嗣君也

此篇前叙伐宋之事後述宋患之辭成  
 之而還下本接宋人患之一連說去却  
 將解經隔斷作蜂腰體格蓋將以惡二  
 字作承上起下之筆西鉏吾語句是  
 惡字註脚也與克段篇局同而用意固  
 以別矣  
 書曰復入下不着斷語一似歇後者竟  
 將泛論凡例移作本註又一解經變調  
 也入歸復人復歸不從類叙而參錯  
 言之仍自整齊故妙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遂會楚子伐  
 宋取朝邾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  
 朝邾城郟幽丘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  
 以十五年出奔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其  
 獨書魚石為帥告自以惡八也依阻大國以兵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  
 威還故書復入位結繼而復其位曰復歸亦國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  
 立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之有位無以惡曰復入姦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  
 位皆曰歸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鉏  
 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



以兩樣猶可思。跌出非吾忠曲折明快。末更以晉必惜之作掉尾。詳略變化。意透而詞特工。接口用兩虛字起亦變調。恰為若字不。然字且字數虛字作引大奇大奇。此等處閱博之士必以吾言為纖為縵。然初學肯于此留意。則函莽之失吾知免耳。

吾宋大夫。○鉏。○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虛字。林。作。堅。固。解。非。惡。謂。魚。石。則。以。我。為。鄰。邑。猶。恨。不。足。此。吾。忠。也。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為。石。而。用。之。使。政。以。閱。吾。釁。亦。吾。忠。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閱如字。又去聲。以塞夷庚。夷。庚。吳。晉。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正義。曰。夷。平。也。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以。庚。為。道。也。此。彭。城。為。吳。晉。往。來。之。平。道。耳。非。山。道。也。疏。封。魚。石。於。彭。城。之。名。故。杜。不。指。其。所。在。是。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思。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之。則。何。為。事。之。

○晉何為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言。平。日。專。晉。正。為。今。日。能。恤。宋。耳。

否則何為事之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

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虛。括。處。極。有。神。其。語。

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為昏。為。平。公。不。徹。樂。張。本。正義。曰。詩。載。

驟駸駸是疾行之名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所。以。不。克。彭。城。

一路寫晉悼新政。饒有生色

連叙五事。都用簡括法。氣繁而筆健。上二項在公一邊。下二項在晉一邊。中間公以晉君語之。承上起下。處處不離此法也。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

○巳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鎮

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彙書奉韓厥代將中軍曰欲

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林信二

晉文公亦以救宋始事為動楚應前二句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闕

故敗楚遂成數世之伯音臺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靡角宋地

○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

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盩今

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

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盧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

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

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

家安靜世適承嗣故

兩兩相對必以倒字到句為章法左氏一定之法亦千古一定之法也

事不一類而必裁之使對是整齊法

與前言道也自相對



也 普頌

<p>也 普頌</p>	<p>也 普頌</p>	<p>也 普頌</p>	<p>也 普頌</p>	<p>也 普頌</p>
<p>也 普頌</p>	<p>也 普頌</p>	<p>也 普頌</p>	<p>也 普頌</p>	<p>也 普頌</p>

春秋左傳卷十三終



